
Jul 2020

DIP JOURNAL



目錄 Contents

為民喉舌

人物專訪

- 4 創造形勢的政治家—
宋楚瑜學長專訪
- 10 啟程，繫一段外交情份—
江啟臣學長專訪
- 16 兩個大男孩的對話—
蔣萬安 X 吳崇涵學長聯合專訪
- 26 成為每個舞台上耀眼的存在—
羅致政學長專訪
- 30 秉持初衷，堅持自我的政治家—
王炳忠學長專訪

篤志不倦

人物專訪

- 35 傑出的外交學子—
洪大鈞學長專訪
- 42 從小圈圈向外探索的人生—
李佳怡教授專訪

活動記事

- 66 2019 外交宿營
- 67 包種茶節
- 68 第五十三屆文化盃
- 69 外交酒舞會 The Roaring 20's

精彩紛呈

人物專訪

- 48 盡到本分，勇於犯錯—
劉琦學姐專訪
- 60 聆聽，來自海地的悅聲—
Tooly 學長專訪
- 54 走在指南路上一
牛淳安學長專訪

系隊長心得

- 70 外交女籃
- 71 外交男籃
- 72 外交女排
- 73 外交男排
- 74 外交系棒
- 75 外交系羽
- 76 外交系辯

大事記



創造形勢的政治家

撰寫／闕韻琦 攝影／蔡伯辰

「一流的政治家要能乘風破浪，更要會興風作浪；三流的政治人物則是怕風怕浪。」畢業於政大外交系後，即至美國攻讀碩士與博士的宋主席，回台後曾任總統秘書、新聞局局長、台灣省省長等職位；投入中華民國政壇的期間，宋主席結識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會見六位美國總統、十三位日本首相，上百位的各國家領導人；曾在 IDU 發表演說，也代表中華民國兩次參與 APEC 經濟領袖高峰會議，在台灣的政壇和外交上佔有一席之地，無疑是一流的政治家。適逢外交系九十週年，宋楚瑜主席除了送上祝福之外，也與我們分享從大學、赴美留學到踏入政壇的點滴，希望藉由他的經驗和故事，能勉勵外交系的莘莘學子。

系友小檔案

姓名／宋楚瑜

出生／1942 年 3 月 16 日

學歷／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博士、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學碩士、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學士

經歷／國民黨秘書長、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台灣省省長、親民黨主席、亞太經合會中華台北領袖代表、中華民國總統府資政

我想當的不是工程師！

宋楚瑜主席的父親是位湖南鄉下的小孩，初中畢業就隻身到青島從軍，因此希望下一代能夠受到完整的教育，期盼兒子能成為一位工程師，擁有一技之長養活自己。但是，從小文史特別傑出的宋主席數學卻很差，第一次參加聯考，就不幸落榜，只好報名補習班，準備第二次聯考。

然而，宋主席早已領悟到自己想做的不是工程師，而是從事與政治和外交相關的工作。當時的他想：「真正對國家有長遠貢獻的，不一定是學工程的人，而是學政治的。」同時期許自己能夠像政大校歌的第一句話所說，成為「管理眾人之事的人。」

於是，宋主席與補習家教老師試著說服他的父親，說：「爸爸，您曾經到美國訪問過，看看林肯紀念堂前紀念的人是誰呀？不是工程師，而是政治人物。」看見宋主席的熱忱和遠見，補習家教老師更說：「楚瑜考上大學或許能夠成為三流的工程師，但這小孩有潛力成為一流的政治人物。」宋主席的父親看見十八歲的兒子有突出的應



宋楚瑜主席與鄭震宇老師（中）及同學攝於政治大學四維堂前

對進退能力，還有著遠大的理想，便欣然答應了。於是，宋主席每天準時到補習班報到，他勤奮向學，終於如願以第一志願考取政大外交系（當年他的聯考成績足以考上台大法商類組任何科系）。父親送了他一本英文原版韋氏字典，寫著：「有志者，事竟成」，除了恭喜兒子之外，更有著深深的期許和期待。

外交系點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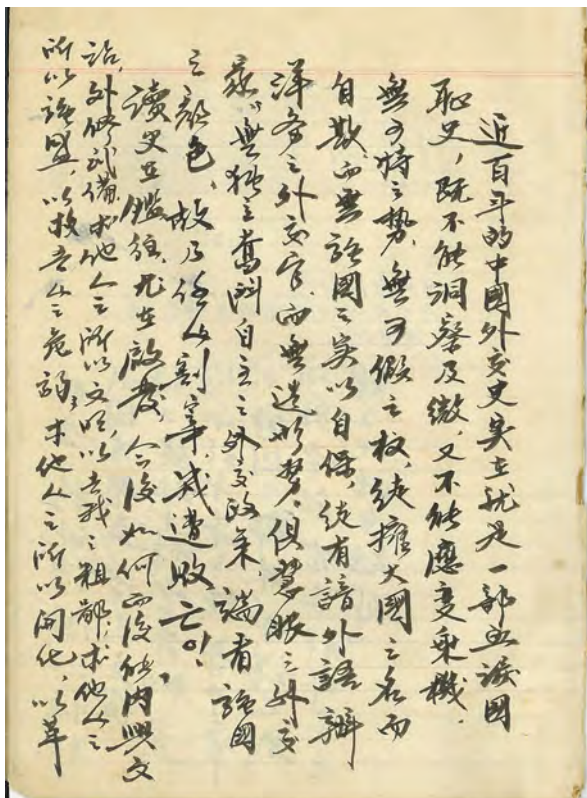
外交系的四年對於宋主席來說是人生很重要的階段。大學所學奠定了他赴美留學的基礎，也影響了他的從政之路。以第一志願錄取了外交系之後，宋主席並不以此而自滿，仍然好學不倦，並且省吃儉用把錢留起來參與課外的學習。為了奠定外語基礎，每晚宋主席都有不同的學習行程，有時到學校附近的修道院學習英文和法文，有時到台北市區的補習班學習英文會話，有時到國際學舍學習英文寫作。

大二時，他就曾參與救國團國際事務研習營，以法國代表的身分在國際會議談論代表權問題，並以流利的法文發表演說。訪問當天，宋主席更拿出當年寫的英文作文“My Ambition”，以流利的英文朗讀著：「I want to become a truly diplomat. I don't believe in the old Chinese saying that the weak nations have no diplomacy. Because Lincoln's words continued to sound in my ear “Let us have faith that right makes might, and in that faith, let us do our duty as we understand it.”」字字寫著對於中華民國外交的期待以及對於政治的熱誠，更看

出宋主席在大學時期已有不同於一般學生的視野和高度。

拿出自己大學時期的筆記，清晰、有條理地寫著國際公法和私法的條約和協定。除了勤奮向學之外，年少時的宋主席更懂得反思，在修完中國外交史後，用毛筆把修外交史的感言寫在筆記本的最前空白頁：

「讀史在鑑往，尤在啟發，今後如何而後能，『內興文治，外修武備，求他人之所以文明，以去我之粗鄙；求他人之所以強盛；以救吾人之危弱；求他人之所以開化，以革吾之拘泥謏陋』，以恢復我固有權益，堅定立場，保土安邦，滌雪前恥，置國家於平等之境，晉中華於強國之林，而謀人類永恆幸福，有志於外交者能不以此自勉哉？！」抒發自己對於中華民國外交的感慨和救亡圖存之心。



宋楚瑜主席在學時期的中國外交史筆記

而正是因為宋主席對於歷史和外交的了解，加上語言的基礎，讓他到美國留學時，能夠輕鬆地與人溝通、談話，更讓兄弟會的許多美國同學們對他刮目相看。

外交是創造形勢

大二時，國際政治鄭震宇老師曾說過：「外交是認識形勢、掌握形勢、創造形勢、改變形勢。」這些話深深烙印在宋主席心裡，他也始終以「創造形勢」為目標，透過參與國際會議，推廣台灣的國際形象，傳播自由民主的內在價值。

當年，宋主席擔任新聞局局長時，中華民國已經退出聯合國，接著又與美國斷交，邦交國只剩下二十幾個國家，他不斷思考：

「我們要如何創造形勢，怎麼和其他國家建立關係？」進而提出「政黨外交」的概念並努力推動，利用政黨的力量，將中華民國自由民主的價值，傳播到全世界。因此，他成功地讓國民黨加入 IDU（國際民主聯盟），與美國共和黨、英國保守黨和日本自民黨成為盟友，提高國際能見度。宋主席後來應邀參加 IDU 在東京的年度會議，結識了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更與她成了好朋友；而宋主席也在該大會中發表〈台灣民主化過程〉的演說，與瑞典、日本等國首相齊聚一堂。爾後，他也受美國前總統福特的邀請參加 AEI（美國企業協會）的世界論壇，被安排於首桌與各國代表交流。兩次代表台灣參與 APEC，曾在發表演說之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和美國川普總統等都主動向他致意。雖然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但宋主席利用政黨創造形

勢，突破當時台灣的外交困境，讓中華民國有機會在國際會議的舞台上露臉。

宋主席拿出一張在四維堂前與同學的合照，照片中的他穿著西裝，他回憶起當年，笑著說：「大學時，我為了之後要成為外交官，所以常在大熱天穿著西裝，練習耐熱。」宋主席從美國學成歸國後，先擔任蔣經國



宋楚瑜主席與英國柴契爾夫人合照



宋楚瑜主席與女兒宋鎮邁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夫婦茶敘



宋楚瑜主席與美國總統川普及其他國家元首相談甚歡的情景

先生的秘書，本已通過特考要到外交部工作，後卻因為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而接任新聞局代理局長，因此與外交部擦身而過。儘管沒有進過外交部亦沒有正式當過外交官，宋主席做的事情從來沒有離開過外交，四任總統都曾派他為「特使」，公開或私下進行外交任務。例如，在一九八〇年宋主席便曾帶著經國先生親簽信函會見雷根總統，傳達希望美國政府售台 F-16 軍機的建議。此外，一九九二年宋主席在擔任國民黨秘書長時也帶著李登輝總統的親簽信函密訪美國老布希政府，拜會副總統奎爾，表達台灣安全對戰機的軟性訴求，成功達成使命。而在二〇一七年與二〇一八年亦兩度代表參加「APEC 經濟領袖高峰會議」，仍然把握出席國際會議的機會，為台灣發聲，爭取能見度。



宋楚瑜主席擔任新聞局局長時的帥氣照片

薪火相傳——給學弟妹的勉勵

「今天的分享不是為了自我標榜與吹噓，而是希望能夠經驗傳承，讓外交系的學弟妹們也能繼續成為國家棟樑。」宋主席謙虛的說道。

他期許外交系的學弟妹們能夠從三樣基本功做起。首先是語言，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下，不管將來要做什麼工作，都會用到。第二是邏輯，是外交系的必修課（當年這門課他得到一百分）雖然現在學校已經沒有邏輯學這個科目，宋主席特別強調邏輯推理的重要性，因為邏輯就是歸納、演繹，可以幫助思考和分析，並影響我們做人做事的方法。第三是歷史，他認為外交系的學生應該要能了解台灣和大陸，更要趁著大學四年，多讀些歷史書籍。除此之外，宋主席也談到若外交系學生想要到國際上發展，一定要好好認識四個地方：首先是我們居住的台灣、再者也需要多認識大陸、美國和日本，因為他們深深牽動著台灣的發展和世界局勢。最後，他也提醒學弟妹們要好好念書，善用大學四年的時間，多充實自己。

翻著昔日的老照片，宋主席回憶起在政大的日子，公車站、四維堂、修道院的面貌都已不復從前。景色已非，但認真的宋主席從來沒變。採訪那天，宋主席早已熟記訪綱，做足功課，搬出他三大疊收藏的原始資料和照片，開始與我們分享他的人生經歷。他的秘書說：「他這麼多年來，都是這麼認真呀！」

宋主席說：「天道酬勤，人呀，要一步步踏實地走。」機會永遠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我們必須努力才有可能抓住機運，如同青年時期的宋主席，默默地為了理想耕耘。然而，機運也可以藉由自己的雙手打造，就像宋主席在台灣最艱困時「創造形勢」一樣，他說：「如果這條路走不通，就要思考換個方法，走出一條路。」不論是中華民國外交，或是面對人生的大小事都是如此，試著停下腳步，換個方式思考，或許能夠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宋楚瑜主席大學時期與外交系學會幹事會成員合影



宋楚瑜主席與採訪同學分享人生經歷的點滴收藏



離開之前，宋主席向我們介紹了牆上的對聯調幅，上面寫著：「計利應計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這是于右任先生致贈給蔣經國先生的，宋主席也以此自勉，他說：「我們也許有不同的過去，但是我們有共同的未來！」所以，我們要追求的不應該是私利或是政黨利益，而是天下之利。從中，我看見宋主席的虛懷若谷，不管是擔任新聞局局長或是省長期間，他都以人民為出發點，為了開創台灣人民共有的美好未來。

訪問的最後，謙虛的宋主席問了我們：「你們對這個系友還滿意吧？」我們心滿意足

的笑著點頭，因為，兩小時的訪談後，我們帶走的是他寶貴的人生經驗、價值觀和態度，感受到他幾十年來為台灣這片土地付出的認真和踏實，更學習到他在政治和外交上的獨到眼光和想法。相信這些點滴都將成為日後滋養我們的養分，從懵懂無知小幼苗，到日漸茁壯，最後，能夠成為國家最堅毅的支柱，抑或是在各個領域中，如同繁花般，恣意綻放。■



啟程， 繫一段外交情分

撰稿／蔡佩璇
攝影／蔡伯辰

大學時期，江啟臣主席懷抱著對國際事務的憧憬，從歷史系轉入外交系，展開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美國拿下國際關係領域的碩博士學位、回台擔任教職，因緣際會下成為新聞局局長，擔任國家在國際場合發言的角色。爾後投入政壇，成為立法委員，走入鄉里，為民發聲。今年三月初的國民黨主席補選，學長亦成為有史以來最年輕且首位身兼立委的黨主席。從輕鬆愉悅的訪問過程中，我們感受到外交系教給我們的國際視野如何在前人心裡萌芽、延展與發散。絲絲入扣的牽絆情緣，驀然回首，源自妙不可言的啟程。

國際視野的萌芽

請問學長剛進入政大時就讀的是歷史系，是什麼樣的考量下選擇轉入外交系呢？

學長：

讀歷史系時教授很常在課堂上談到政治領域、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加上當時開始關注一些政治議題，感覺到自己對於國際關係領域的熱忱。在興趣與環境的相互影響下，萌生轉系的念頭，希望藉此能學習到國際政治、國際關係與國際金融的課程。

當時在準備轉系之前，我做了一些準備，譬如說旁聽國際政治課程或是諮詢師長、學長姐，也實際花時間深入研究各科系的內容（經濟、外交、國貿等領域），逐步了解能從各系所中學習到的專業知識，實際去旁聽課程，感受不同領域的學習氛圍。最後在綜合考量之下，確定外交系是一個能兼具我的興趣與未來志向的地方。

學長到外交系之後，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人事物？

學長：

外交系同學的英文程度都不錯，並且因為系上的課程安排，同學廣泛接觸不同領域的知識，同學大多在畢業前都能充分具備了解國際脈動的素養。

談到系上的課外活動時光，我有加入外交系棒隊。系棒的練習時間讓我跟同學感情變得更好，也養成在空閒時間一起練球的習慣。而且這麼多年到現在，不管是同學、學長姊，甚至學弟妹彼此之間都還有保持

聯絡，有些人因為工作業務需求上也會偶爾遇到，像是立法委員羅致政、劉必榮教授、黃奎博副教授等人。

國際觸角的延展

請問學長為何選擇前往美國繼續鑽研國際關係領域而非其他國家？

學長：

從外交系畢業以後會選擇前往美國繼續專研學問，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在那個年代，本來大多數人就會選擇美國，現在很流行的選項如歐洲或是澳洲，其實很少是同學畢業以後決定留學國家的選項。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美國當時是主要的霸權國家，因此研讀國際關係選擇美國是很直接與自然的方向。

想問學長為何會想特別鑽研亞太區域研究與兩岸關係？

學長：

我當時選擇「亞太區域研究」以及「兩岸關係」的原因，是因為我認為深入研究的領域必須與自身息息相關。學術研究題目與現實接軌，才不會在煩悶與漫長的研究生活中，不小心讓自己與現實脫軌。

不可否認台灣面臨著嚴峻的國際挑戰，嚴苛的外交處境使我國不管出席在何種國際場合，或是參與國際組織，都會受到打壓，所以會選擇研究兩岸關係，就是建立在這樣的想法之上。

與新聞領域的碰撞？

歷任新聞局局長有很多都是由外交系畢業的學長姐擔任，想請問學長認為外交系所學跟新聞局局長之間的連結為何？

學長：

聽到新聞與外交這兩個名詞，我想大部分的人可能會覺得兩者之間應該沒存在什麼特殊關係；換句話說，如果是提到傳播與新聞這兩名詞，比較容易能讓人直覺將兩個名詞聯想在一起！

但事實上，因為外交系同學受過的專業知識訓練、接觸過的科目較為廣泛，因此其實歷任的新聞局局長有將近一半都是由外交系的學長姐擔任，尤其越早期的新聞局長越多是來自外交系。一方面這跟我們大學時期不知不覺培養與建立的國際視野有很大關係；另外一方面，是因為很多人有鑽研區域研究的獨到經歷，成為長官在提拔人才時很重要的考量依據。畢竟新聞局局長不只是國家的發言人，很多時候他們所肩負的重任甚至比外交部部長還要來的重要。

學長時任新聞局局長當時主要負責的工作是什麼？是否有什麼讓您印相特別深刻的事件？

學長：

因台灣嚴峻的外交情勢，新聞局局長必須負責政府對外宣務的工作，同時也是廣播、

電視、電影、出版品等各式傳播媒體的監理單位。舉例來說，他們需要負責行政院의 公共關係、政策宣傳、政府發言、形象推廣等內容。新聞局可說是國際傳播的重要推手，舉例來說，當時簽完「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時，就是新聞局的業務人員要來執行這項協議推廣的國際佈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國在有外交關係的國家設新聞參事處或新聞專員處，反之則為設新聞處或新聞分處。像是「北美地區」就有駐華府、紐約、洛杉磯等新聞處；「歐非地區」有駐西班牙、奧地利、比利時等新聞處，至於「中南美地區」則有駐瓜地馬拉、駐巴拉圭、駐巴拿馬等新聞參事處。

不過後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新聞局交出大眾傳播事業的管理權，改以推廣國內傳播媒體產業發展，像是眾所皆知的金馬獎、金鐘獎、金曲獎等出版事業獎項，因此新聞局不再是政府主要對外宣務的單位。

與政治領域的緣分

學長以前是擔任立法委員，而目前同時身兼立法委員以及黨主席兩種身分。您認為這兩個職務內容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學長：

擔任黨主席必須對黨務的內容涉獵更多，

責任也相對較大，因為主席要做許多直接攸關黨的決策性事務。同時身兼立委、黨主席兩種身分這件事，我認為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透過立委身份可以實際與人民接觸，進而獲得第一手民意資訊，藉以了解人民最真實的需求，進而透過黨主席的身分將民意在決策過程中導進任務之中。

話說回來，以前都是縣市長、總統等身分的人來兼任黨主席；在中央黨部副主委及地方黨部主委人事案也可以發現，黨部中絕大多數職位都是由中央或地方公職人員擔任，他們比較難與民眾有直接與近距離的接觸。而這次可說是國民黨第一次有立委兼任黨主席，正是在落實國民黨朝內造

化方向的發展與目標。

請問學長在就學期間，是否就已經確定要踏上政治這條人生道路？

學長：

以前學生時期從沒想過日後會踏入政壇、擔任政治人物這條路。從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回國之後，先在東吳大學政治系任教長達 10 年，並針對亞太與東亞區域等領域進行深入的研究。我會從政的一個重要契機是 2010 年在馬政府時期被延攬為行政院新聞局長，然後在擔任政務官兩年後，投入立法委員的選舉並幸運當選。



對於未來有志於投身公共事務領域的學弟妹，您認為大學時期可以多參與哪方面的活動或是培養哪些能力？

學長：

參政某種程度上就是溝通不同意見，不要把它想得太複雜，不需要把政治看得太嚴肅，因為參政不一定會是一輩子的事情。

其實，政治就像理財，你不理他、他也不會理你。舉例來說，我們從小學到大學，如果本身具有領導或是個人魅力，就很容易被推舉成為班長（班代）的職務，而一旦有這項經驗，往往會觸發往後許多擔任學校社團、學生會或是學生議會的幹部機會，這其實就是一個代表群體去發聲、發言與匯集各方不同族群意見的機會。所以說，大學時間不妨多參與公共事務、學習面對各式各樣的人，也學習事情的程序與制定過程。

而管理人是最困難的，因為人的想法、思維就是一個複雜與精密的系統。因此在擔任管理要職或是領導階層時候「如何用人」這個議題便至關重要，值得我們長時間去領悟與體認。

另外想提醒學弟妹，在同溫層下形成的決策往往會因為沒有考慮到其他領域的想法和感受，最終被駁斥。多參考對立立場或是不同背景的人，他們可能會給你意想不到的答案。而這些零碎的意見，必須要能在公共平台裡被充分討論，甚至必要時也要讓某一部分的人學習相互退讓，進而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解決之道。說到底，政治有時候就是一門妥協的藝術！

回顧與啟程

如果能重回到大學時光，想問學長有沒有想對當時的自己說些什麼？或是完成哪些當時沒做到或是未完成的事情？

如果能重回大學時光，我會想多學一種語言。對於外交系的同學來說，熟捻國際情勢是我們的專業，若能在幾種語言上多花時間與功夫，不管是鍛鍊口說能力或是閱讀理解能力，都能在許多重要場合時刻顯露一手。又因地緣要素的關係，學習日文會因為往來貿易得頻繁而是成為不錯的選項；亦可學習西文，畢竟拉丁美洲等地過去都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未來很可能在工作上運用的機會眾多，是一項值得投資的行動。

訪談邁入尾聲，學長有沒有什麼要給學弟妹的勉勵及建言？

學長：

有機會多學習不同領域的知識，不管是利用旁聽、雙輔修等各種管道都可以。記得跨領域、跨出同溫層，因為未來世事難料，我們怎能確定必定成為想像中的自己？很多時候機會來了，可能就帶領我們前往不同的人生旅途。而在全新的環境裡，我們若能具備不同的涵養，更有機會擁有更多的選擇。¶



系友小檔案

姓名／江啟臣

出生／1972年3月2日

現職／中國國民黨主席兼立法委員

學歷／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國際關係博士

美國匹茲堡大學公共暨國際事務學院國際事務碩士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學士

經歷／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行政院新聞局局長



吳崇涵 × 蔣萬安 兩個大男孩的對話

撰稿／翁子桓、蔡閔丞 攝影／蔡伯辰

兩個才華洋溢的大男孩，來到政大外交系，因面試而相識相趣，至此成為大學時期形影不離的好友。在學有所成後，兩人雙雙成為令人稱羨的海外菁英，在各自的領域發光發熱。但月是故鄉圓，他們仍決定放下事業、回到台灣，用不同的方式回饋母校。

最終，兩人回到一切的起點，再次接受來自政大外交系的訪問談話。今昔之際，彼此間不同的，是人生歷練；不變的，則是堅實友情。

吳崇涵與蔣萬安兩位學長的故事開端，其實就是我們熟悉的生活切片。與他們相同起點出發，我們興許自己能從本次訪答中，細細品味、並得到啟發。

首先請問兩位學長，當初為何會選擇進入外交系？

蔣：我讀建國高中時是第一類組的學生，當時的目標設在法政學群。一方面除了個人興趣，因我本身讀過很多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的書籍，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家庭背景。我父親的職業和外交相關，從小我便耳濡目染、並有機會能跟隨父親出國遊訪；常常和父親聊天也愈讓我對外交系懷有憧憬。綜合以上種種，我最後選擇修讀政治大學外交系。

我在高三時申請政大外交系的推薦甄試入學，在我如願通過兩階段的筆試和面試後，高三下最後一學期便多了很多能自由運用的時間。我時常前去政治大學，打探未來大學生活環境、也旁聽了很多外交系的課程，比如說李登科老師的國際政治。回過頭來想想，我仍認為這是一段非常值得的時光，不僅讓我知道我做了正確的決定，也讓我對政大外交有更多的期待。

吳：其實我在高三那年，就已經注意到外交系能夠以推薦甄選的方式入學，當時外交系推甄已經行之有年。我在高二時曾是時事研究社的教學組，就是看看書再帶點討論，到現在都還記得我看過的那本「李登輝和他身邊的人」，我認為那時無論社團內的討論或爸爸在飯後帶我一起看新聞，都讓我對分析國際形勢開始產生興趣。

當時念的是社會組，也發現了外交系似乎是個有趣的科系，大家普遍覺得進外交系以後就一定要考外交官，不過最後可能只

剩下為數不多的人還堅定地想考外交特考。我那時會想推甄進外交系其實也是想從事這方面的工作，畢竟台灣當時的外交環境大有可為，外交官員的待遇也不錯，還能遊歷各國，所以我認為外交系就是一個我想要積極投入的科系。外交系不僅是我的第一志願，也是我當時唯一有興趣的科系，能順利達成自己的目標，我想我很幸運。

學長對系上的什麼課程或哪位老師最印象深刻呢？

蔣：我還記得一年級的基本課程有劉德海老師的國際關係導論、翁永和老師的經濟學…他現在還有在教嗎？（眾人：有！）這幾位老師的教學都為我在日後外交系的進階課程打了很好的基礎。在我畢業、甚至出國唸書以後，也都還有和他們聯絡，不論是回學校請益，或是純粹相約敘舊，所以記憶仍相當深刻。

除了以上幾位老師的課，我對李鍾桂老師的國際公法以及陳純一老師的國際公法實務研習也很有印象。感謝兩位老師的啟蒙，我很早便對國際法學科興致勃勃，之後也有幸代表政治大學參加了傑賽普國際法辯論賽，和法律系的同學一起組隊，與其他來自臺灣大學、東吳大學等等的傳統強隊進行全英文的國際法案例辯論。這是個非常寶貴的經驗，當時的準備過程、賽前討論、實戰演練，對我往後出國留學、進入職場、平時的待人接物都甚有幫助。

翁永和老師的經濟學、鄧中堅老師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則是當時國際關係中的新興領域。不同於傳統強調的政治層面，國際經貿互動不僅是當時的世界趨勢，也是受台灣看重的焦點。在提升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方面，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貿易、經濟學、國際組織、國際公法都是相當重要的科目。

其他還有第二外語和區域研究課程，我當時選擇了拉丁美洲區研配合我的第二外語——和崇涵一起學了三年的西班牙文。不瞞你說，當時系上的同學對於第二外語，常常會有不小的埋怨以及疑問；大家常會疑惑第二外語的使用時機，還有相對英語來說的普遍被取代性。不過，現在回過頭來，我卻是慶幸自己當時有學習西班牙文。事實上，作為使用人口數前三的語言，在美國、中南美洲和很多歐洲國家，西班牙文是生活中非常實用而且便利的。學好基礎，至今都對我的人生帶來各種不同的助益。

吳：印象深刻的課程，包括鄧中堅老師、李明老師、劉德海老師等等，這些老師都是當時外交系的主力，並且充滿熱誠。最有印象的是大一時劉德海老師的國際關係導論，老師的課程是非常紮實的，許多國際關係的知識以及我在授課中強調的基本理論與架構都是從老師的課堂而來；老師非常嚴格，就算是大一新生也毫不留情地用許多外文文獻以及課堂內容來充實我們。我當時得到九十幾分，這堂課也替我未來在國際關係的發展打下基礎。

當然，楊日清老師的政治學、翁永和老師的經濟學、邵宗海老師的中美關係、李明老師的危機管理、鄧中堅老師的國際政治經濟、李鍾桂老師的國際公法等……這些都是基礎學科，學得好，未來無論想往哪方面發展，都一定受用良多。外交系課程給學生的是一個根基，如果根基穩定，將來無論特考，出國深造等等必然會輕鬆許多。

我與萬安都一起修課，就連分兩班授課的國際公法，我們也一起上同一堂，我和他每堂課都坐在第一排，不斷抄筆記以及問問題，我們的基礎知識就是這樣堆疊出來的。除了基礎學科外，英文能力也是我們的重點，當時我們參加了大大小小的英文營隊，美加營、經貿營還有赴美參加模擬聯合國，參與活動得到的經驗以及人脈直到現在都還受用無窮。

看來兩位學長的感情相當要好呢。想請回憶下大學時期，有任何有趣的故事能分享嗎？

蔣：我們兩個有趣的故事非常多，說真的，崇涵是我在政大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我們最早是在高三推甄時，在百年樓第一次見面而認識的，我還記得他穿成功高中的制服襯衫，我則穿建中制服襯衫和毛衣，兩個人一起聊著緊接而來的面試題目。在放榜後、確認彼此都順利甄選上外交系，我們就開始保持聯絡。在高三的最後一段時間，我們都會相約去旁聽外交系的課程，

當時除了李登科老師的國際政治，我記得我們會去拜訪一位年邁的周煦老師。

到了大學時期，我們都會討論課程規劃、一起修了很多課，也會針對上課內容交換筆記、考前互相幫忙；升上大二，我們更決定一起雙主修法律系。有這麼一位大學的死黨能在課業上扶持彼此，真的是讓我滿開心的一件事。

另外，崇涵同時也是外交系學會的會長，不論是外交酒舞會或是迎新宿營等等系上活動，我們在大一都會一起參與、在大二一起籌劃；還有系際的啦啦隊和合唱團比賽跟系棒，也都是我們一起參加比賽的回憶。反正我和崇涵就一直很要好，一路到大四大五——我們雙主修法律系所以大學

唸了五年——快畢業時，我們則會就往後的人生學涯、職涯一起夢想如何規劃。我當時便很清楚自己會出國唸書，並且選擇法學進行研究，而崇涵決定留守國際關係領域。我們先後出國，也有很長一段時間兩人都在美國，我在賓州費城、崇涵則在聖地牙哥和紐約。

吳：我有去賓州找過萬安一次！萬安也有來紐約找過我。我從聖地牙哥來到東岸後，兩人便會約見面，聊聊留學的甘苦談。我有進去萬安的宿舍過，一個簡單、小小的公寓宿舍，就在賓州大學法學院附近；我當時就在那裡過夜，還睡在地板上。後來萬安也有帶我去吃起司牛肉三明治，費城有名的經典小吃……如果認真起來的話，有趣的回憶可以講很久很久。



感謝兩位學長的分享，接下來則是蔣萬安委員的專訪，將就您目前的職務進行訪問！首先請問，截至目前，您認為自己所提的哪項法案最具代表性？

蔣：在上一任立法委員的任期中，我很高興能夠運用首次參選時所強調「擔任商務律師的專業和經驗」，成功地推動公司法修正。這也和我參選的原因有關：七年前，我從美國回到台灣，以執業律師的身份和心得，參加了很多政府舉辦的修法會議，例如經濟部中小企業部的修法小組，就如何鬆綁公司法與證卷交易法進行討論。我總是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去研究過去曾處理的案例和最新的法規，一心希望台灣能與時俱進、接軌國際，新創團隊便能藉由新法更有效率地獲得投資。但是，會議結束後總是沒有結論，在我洽詢後，各個會議負責人皆以「需要層層上報」作為答覆，使得結果不了了之。

這份無力感讓我體會到，與其繼續在立法體制外大聲疾呼，不如進入體制內，成為立法者後，直接制定更好的法律。如此，我不僅能幫助新創團隊，往後還能在其他領域照顧更多普羅大眾。在如願勝選後，我也秉持理想，在上屆任期推動公司法的全盤修正，和經濟部多次來來回回。最後，我終於在兩年前總共修有 148 條，修法重點包括發行特別股，讓非上市櫃、非公開發行公司有更彈性的股權結構，影響逾 70 萬企業家、也落實我的競選承諾。

另外，我也非常關心身心障礙人士等弱勢族群。首先分享個小故事：在我剛進立法

院時，有位陳情人李伯伯，年逾八十，並且有一個和我年紀相仿、患有唐氏症的兒子。幾年前，台灣通過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正案，該次修法後，新制身心障礙手冊持有人每五年需至主管機關重新鑑定並換證。李伯伯和我訴說他的焦慮，他說他年事已高、不知哪天便會離開人世；未來他若不在兒子的身邊，便沒人能照顧他了。屆時，生活無法自理的兒子，若無法獨自完成換證程序，便會喪失一切身障者應有的權益。該修正案的立意良善，旨在提昇資源分配的效率，然而，卻疏忽了法律的理想和現實中，有著像李伯伯這樣、且為數眾多的家庭在社會上努力的存在。

我因而提出修法，重點在於經過醫師鑑定為不可逆疾病患者，政府需要給予永久有效的身心障礙手冊，其他疾病若能減緩、回復，則須定期換證，係將原制修為更有彈性的雙軌制。提案之初，衛福部其實不太願意再次修法；我和衛福部溝通多次，藉由委員質詢、辦公聽會、多次邀請家屬至部門溝通，終於在去年，通過了我所提出的修正案。對我來說，雖然這次修法較無媒體和大眾的關注，仍然讓我對自己感到驕傲。我也很感謝這個認識李伯伯的機會，能讓我認識到很多身心障礙朋友的家屬，並能更精準地針對所需，提供一己之力。

學長和同為外交系友的江啟臣委員目前皆在國民黨扮演重要的改革者角色。請問您是否會運用國際關係、憲法等所學，依據動態的情勢來調整國民黨的兩岸論述？



蔣：我一向對於兩岸關係抱持著開放的態度，政黨需要隨著世界局勢不斷的變動，提出因應時局的論述。另外，也很重要的是多數國民的共識，所以政黨在調整兩岸論述時，需要不斷的開放討論、甚至召開辯論，不應對不同的聲音感到排斥。政黨不必然堅守一種路線，只要所有人都能經過討論、對話、溝通、辯論，最終所決定而出的兩岸論述就需給予信任和支持。有了我過去所累積的經驗，尤其是外交系給我的養分，不論是國際關係、國際公法、兩岸研究，我很樂意能運用所學，積極參與國民黨的討論並盡力給予協助。我的了解是，江啟臣學長日前正在規劃國民黨的改革委員會，委員會包含有組織改造、財務規劃、青年參與、兩岸論述等四個面向，而兩岸關係自然是重中之重。我想，接下來國民黨會邀請改革委員會的成員，其中

包含學者、外交官等等有實務經驗的專業人員，針對兩岸關係提出各種不同的看法並進行討論和辯論，最終在充分溝通後達成共識決的兩岸論述。

可以感覺到學長從律師身份走入國會後，參與公共事務的經驗讓您也體會與學習了很多。請問您有任何心得建議能給可能投身政治的外交系後輩嗎？

蔣：我很鼓勵同學進行跨領域的學習，因為當時身為外交系學生的我，仍受科系出路所侷限，而多選擇政治、法律和經貿的課程。但我認為，因應現在全球的趨勢，若要具備更高的競爭力，需具備的知識才能就要更深、更廣。舉個例子，像是第一

類組的學生，便需要跨出組別思維，多多接觸資訊科技、設計、統計等各方面的才能。程式語言尤其是未來人類皆須具備的能力，且學習的年齡層只會愈低；其實程式語言並不求艱澀，更重要的是邏輯思考的訓練。對我自己來說，若能重新來過，我希望能多修一些資科或統計系的課程，而非讓選課不出公職和學術的方向。另一方面，我也深信，即便學弟妹的目標就是公職，如調查局，若要成為一位優秀的調查人員，其職務仍然相當要求電腦資訊、數據分析、人工智慧的能力，而外交人員亦是。因此，我很鼓勵學弟妹除了要學好基礎課程，更要多多接觸不同科系所開設的課程，使自己成為具有競爭力的多領域人才。

最後舉個小例子：谷歌和蘋果等等科技公司都推出語音助理，用戶可以透過和 Google Assistant、Siri 對話，讓智慧裝置完成對應的指令。語音助理提供各國語言的服務，唯獨在中文等語言上，功能仍然相對有限。中文的字、詞、句本身多帶有不同的意思，在各種不同的排列組合下，需要非常精準的辨識才能成功判讀辭令。若一位語文學畢業生能夠結合艱深的文法學訓練以及跨領域的資訊能力，便能成為今日科技業所極力追求的人才，為語音助理服務注入能量。

吳：我很認同萬安以上所說，因為我在上學期曾開過一堂「科技與國際關係」，除了提供相關知識，課程中也都有再三強調這門課的意義。身為外交系的學生嘛，視野就是需要開闊。

蔣委員的訪問結束後，我們繼續訪談，這次我們的座上賓是蔣委員在外交系求學時的好友，擁有多多年海外教學經驗，最近才回到外交系擔任教授的吳崇涵老師。起初志不在研究與教職的他，也與我們分享了許多這條漫漫長路上的心路歷程，以及他遠赴美國再前往兩岸三地任教的點點滴滴。

為何選擇美國而不是歐洲的政治學系繼續深造？可否與我們分享您在海外攻讀學位時所遇到的挑戰？

吳：在大學畢業後，我還是對外交領域充滿興趣，於是開始萌生出國留學的念頭。之所以選擇美國，就是因為國際關係的重點與主要的學者、學派都在美國，無論理論或實務的發展上，美國都是國際關係的重鎮，且當時外交系老師大多留美，所以美國給我的影響很深，我勢必要去那裡繼續深造。

還有，我其實也是個美國迷，從國中開始就對美國的地理與文化深感興趣，美國各州我都能倒背如流，還常常收看美國職棒；不知為何，有關美國的事物總能吸引我。我那時甚至有完成學業後移民並定居在美國的想法。學業上與個人因素的雙重影響，就是讓我選擇美國的原因。

我在美國也待了將近十年，十年在一個人的人生中其實占了不小的比例。回想起剛從台灣到美國的銜接期，進入全英語環境下，那時台灣沒有英語課程，文獻並非英文，也幾無外籍生。到了美國後，口語上以及書寫上一定比美國同學弱了點，雖然

我在台灣學英文學得早，到了美國還是遭遇不小的挫敗。之後透過不斷練習，成績總算有了起色，這種因語言產生的挫折感讓我印象深刻，所以同學們一定要好好珍惜現在擁有英文教學的環境，更要把握每一次運用英文的機會。

根據老師之前於中國幾年的教學經驗，您覺得中國學生與台灣學生差異為何？

吳：我其實一直很想出版這方面的著作，在我的人生中體驗到了中、美、台這三邊的文化及教育差別，而我也感觸頗深，尤其是教育方面，兩岸三地有相同也有差異。其實中國的高等教育仍然處於起飛階段，他們的大學錄取率僅有 40%，意即他們需要通過嚴厲的考驗才得以接受高等教育，如果成功進入好大學，就是一個身分地位的象徵，也代表了未來將會輕鬆許多。處

於這個階段的中國，在龐大的需求以及低錄取率下，激烈競爭應運而生，學生對學位的渴望非常強；中國頂尖的公立大學、私立大學以及中外合辦的混血大學都有拚勁、或稱狼性強大的學生互相爭取資源。以我任職中外合辦大學的經驗，有幾個特點：學費貴、學生少、全英文授課。因學校規定成績須照一定比例分配，領先者只能有寥寥數位，所以同學間的競爭非常激烈，也塑造了他們對課程的積極性，上課基本上不用點名，這點是與台灣學生不同的。

而我更在意台灣教育在中美人才的夾攻下，如何面對競爭並做出改變，這點是我想在台灣觀察且付諸行動的。再者，因為我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所以我對台灣的教育體制還是有信心，以我目前在台灣授課的兩學期，我認為台灣的學生有個特質是我在對岸沒有發現的，那就是創造力。這當



然也源自成長環境的不同，畢竟中國能接收到的資訊還是有限，大多數人都覺得他們能看到的就是真實，事實上並非如此，相反的，台灣受益於自由與多元資訊，能接收並比較來自世界的各種思維並加以活用，這種環境讓台灣在學生的靈活度上優於對岸，這點也有利於創造、研發等創新領域發展。

如果有學弟妹未來想從事研究工作或擔任教職，您會給他們什麼樣的建議？

吳：依我的觀察，外交系除了大部分學生志在擔任外交官外，也有一部分人會對研究工作產生興趣，我其實會建議大家多往這個方向走，國際關係需要的是實務與理論的配合，台灣目前正是缺少理論方面的人才。我也推薦大家出國，畢竟出國念書能得到的一定是與待在台灣不同的，更新更廣的知識。

如果有志於研究工作或教職，我會建議各位先問問自己到底準備好了沒？無論研究或教職都不是簡單的路，要做好心理準備。念研究所這五到十年的漫長時間內，都是自己看書，想問題再設法解決，還要擔心自己的論文會不會被批得一文不值，以及是否能快點畢業，畢業後還得找工作，所以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坦白講，我在大學畢業時也從來沒想過會當上教授，我當時認為自己應該會當個外交官，不過在這一路上漸漸經歷了心態上的轉變，直到現在當上教授。我想告訴各位，如果不認為自己非走研究不可的人，一定要好好思考

是否已經做好準備，有沒有時間、熱誠、耐心在這條路上走下去，研究是條孤單的長路，能幫助你的就只有自己。

再來，你是否真心喜歡「做研究」？你是否發現問題就會不斷蒐集資料設法解決？你也必須喜愛閱讀，喜愛思考，甚至鑽牛角尖的釐清問題，如果你沒有上述這些特質，我建議你別走這條路，博士學位只是讓你專心研究，並不是你飛黃騰達的關鍵。這些是我認為要從事研究或教職需要的特質。

訪問的最後，想再請兩位學長，說說對彼此的期許？

吳：從高三時開始認識，觀察萬安，直到現在，我始終認為他是個好人——不論公私場合，都是個溫文儒雅，聰明且富同理心的人。他願意放棄美國的律師工作，將他的所學貢獻給台灣，這是難能可貴的。我認為，只要不忘初衷，他能帶給台灣的貢獻是正向且具有前瞻性的，結合在外交系與法律系的所學，他能把台灣現行的制度加以完善。所以我希望他能繼續運用他在台美所學，替民眾創造更好的生活環境。

蔣：我們一直保持聯絡，我當時特別高興崇涵拿到博士學位、在國外得到教職後，決定再回到台灣，回饋給母校政大外交系的後輩們！在我看來，這是個讓人感動的傳承。我們過去都曾當過外交系的學生，即便學涯的經驗和想法不可能完全一樣，仍能夠將心比心的體會學弟妹的初衷、夢

想，以及可能遇到的挫折、失望。因此，我相信崇涵在課程安排以及學生指導上，會比一般老師更有同理心，也更能設身處地。

一直以來，我希望能夠盡我所能來回饋給政大外交。今年適逢外交系建系九十週年，我也很希望能回到系上，看看老師還有學

弟妹們。過去我也曾受國務院或外交系的邀請，就中美、兩岸關係，以及新科立委上任為主題，以系友的身份參與論壇的分享；我很樂意聽聽學弟妹們的意見，畢竟今昔學生們的想法已有不同，若能學習吸收其中的重要差異，也是種很棒的收穫。如果往後有類似機會，我都會以外交系為第一優先，盡我所能的排出行程。¶



系友小檔案

姓名／吳崇涵

出生／1978年10月11日

現職／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

經歷／北京師範大學 - 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助理教授

學歷／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政治系博士、碩士、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學士

姓名／蔣萬安

出生／1978年12月26日

現職／中華民國立法委員

經歷／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美國萬澤國際法律事務所合夥人、美國WSGR 執業律師

學歷／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博士、碩士、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學士



成為每個舞台上耀眼的存在 ——羅致政學長專訪

撰稿／黎幸華、鄭治綺 攝影／蔡伯辰

「斜槓青年」為現今時代下人們所憧憬的代名詞。翻開學長的人生年表，會發現他早已走在時代前端，身體力行這個角色。在大學玩樂團並懷著搖滾夢的熱血青年，後來至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攻讀政治學碩、博士學位。歷經自由開放的學術殿堂洗禮後，當年的搖滾少年回台進入東吳大學任教，繼續研究政治學，隨後進入智庫參與政策研究。目前熱門的外交替代役則是羅致政擔任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主委時，重新大力推動的。同時，他也引

進其他民間力量加入外交體系，實踐他所學與教學的理念。從學術的象牙塔出來接觸現實政治後，他決定參選中央民意代表，和政治中最核心的「人」接觸交流。

學長從政治學者到投入智庫參與政策研究，最後投身選舉，他的人生軌跡似乎離不開政治。擔任不同的角色與站在不同的距離，羅致政親身體會超乎政治學教科書上的「何謂政治」。

與學長訪談

學長最初從學術領域踏入政壇的契機是什麼？在大學期間有想過這個可能嗎？「政治」在學長眼裡是什麼樣子？

進到 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後，因為學校的教學和研究環境都很好，所以我把原本沒打算讀的博士學位也完成了。後來回到台灣進入大學任教，剛開始也沒想過從政。當時一邊做研究與教學，出於對「政策」的濃厚興趣，也一邊持續投書國際現勢與時事評論，並非只待在象牙塔裡談理論；相反地，我努力不讓自己和現實脫節。後來有機會在智庫做政策研究，正因為政策研究講求「現實感」，我發現學術研究與智庫裡政策研究的巨大差別，理論研究和政策研究完全是兩回事。舉例來說，在角色轉換之間，我明顯感受到時間軸上的差異，國際關係理論可以橫跨一年、十年、二十年；但政策研究可能只過一、兩個禮拜，就出現需要緊急處理或修正的狀況。而在 2000 年進入外交部擔任研究設計委員會的主委後，真正地站上政策推動的位子，就更知道政策是怎麼一回事了。

在外交部待了兩年多後，我沒有完全留在政治圈裡，也有回到學術界。但有趣的事發生了：因緣際會下，公共電視台邀請我主持國際新聞的每日節目！因為本身與不是媒體專業出身，從沒想過有人會邀請我當主播，但我還是去嘗試了！嘗試過後，對政治的現實感持續增加，也再次經歷完全不同的時間軸——就像前面提到的，理論以年為單位，政策以星期為單位，而國際現勢每天都在變化。

對政策有興趣、也實際了解後，接下來就要了解「政治」。Policy（政策）跟 Politics（政治）不一樣。Politics 是有關人跟人之間的互動，而政策研究則是討論資源的再分配，但回歸核心還是「人」；政策不能待在一個真空的環境裡，必須跟現實政治有所互動。所以從學者（政策外圍）到政策，再到政治，也就是真的投入選舉，各種不一樣的階段我都有經歷到。

從學者到民意代表，學長有沒有體會到兩者之間有哪些不同？

「從參與政策形成到親自傳達理念給選民，最難的是『學說話』」

除了身段之外，最大的挑戰就是選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用比喻來說，就像是老師覺得自己已經把一個概念說明清楚，但學生有時仍聽不懂。同樣的，如果對選民用太多艱澀的語言和一大堆理論和政策專有名詞，他們就很會難理解，更別提距離感了。所以一定要把知道的東西與了解的政策，轉化成大眾易懂與能引起共鳴的語言；因此，我經常要求自己 and 民眾講話時先想一下，使用淺顯易懂的語言。如果連小朋友都聽得懂你的話，那你就成功了。

但這件事真的需要能力與磨練！像我從第一次沒有選上，到第二次跟這次選上了，最常聽到的話就是，「你講話大家真的比較聽得懂了」（笑）。這也是為什麼政府強調「接地氣」，因為跟人民對話的語言很重要。一個政務官或政治人物可以在學術研討會上講專業的、一般人民聽不懂的

艱澀語言，少數菁英看得懂、聽得懂，但對這樣的語言是不能拿來直接與民眾對話的。「接地氣」除了知道人民要什麼，更重要的是，溝通的過程要讓他們聽得懂。舉例來說，我們立法委員早上在立法院開會質詢官員的用語專業程度就跟和民眾對話的語言不一樣。甚者，以我自己待在外交國防委員會的情況來說，因為都是我的專業和熟悉的議題，交流上當然沒有問題；但假如我有機會去財政委員會質詢的話，情況可能完全不同，面對專業的部分，我自然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因為這些正是財政立法委員們的專業！但如果連我都無法理解，更別提一般民眾。

在不同跑道間轉換的過程，什麼是學長一直抱持著的信念？

「文科腦還是理科腦？讓自己知識的範疇廣一點，對興趣專長的研究再深一點」

不要侷限自己的腦袋。台灣喜歡用「讀法的、讀商的、讀理工的」等稱號來歸類人，但無形中，我們都被這些稱號框住了！在這個取得資訊很方便的時代下，「自己研究」是很重要的學習成長途徑。舉例來說，如果未來學弟妹有意願從政，可以先從擔任國會助理開始嘗試，間接參與政治，從旁觀察、體會，加上國會助理有機會接觸到各種議題，舉凡外交、國防、交通、經濟、教育或文化，其中有可能是你的專業，也有可能不是，但這時就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擴展，除了在本科鑽研，也要「讓知識的面向更廣」。

每天撥一點點時間讓自己暴露在各種新的、不同事物下，除了會成長很多，也會發現自己的不足；而認知到不足，你才會想多學。像我雖然是社會科學領域的人，還是會想了解黑洞是什麼，所以我就會在車上看 TED，希望用最淺顯的方式學習，雖然最後還是不太懂（笑）。知識範疇的廣度跟深度沒有排他，而且還能成為你和更多不同領域的人交流時的好幫手。不侷限自己的主動學習是身處這個時代下最重要的觀念。

「舞台出來了就努力表演，即使燈光短暫，也要在謝幕之後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身影」

一路走來最大的感想是不要侷限自己，別想著自己做不到的事，因為你做得到的事可能更多，勇於嘗試讓自己有不同的歷練很重要。舉例來說，公視的經理邀請我主持節目時說他們已經注意我很久了，請記者訪問我，觀察我的口條與鏡頭上的感覺，覺得我可以勝任，但我以前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會站上主播台。從學者到智庫，從外交部再到選舉，轉換了這麼多次跑道，我始終抱著「每一次登場必須留下些什麼」的態度，全力以赴。👊



系友小檔案

姓名／羅致政

出生／1964年11月17日

現職／立法院第十屆立法委員

學歷／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博士、碩士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經歷／立法院第九屆立法委員、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主委、
國策研究院執行長、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秉持初衷， 堅持自我的政治家

撰稿／蘇榕凱 攝影／蔡伯辰

自幼就對政治懷有著極大熱忱的炳忠學長，從外文系畢業後，進入了政大外交所國關組，主攻兩岸關係。在研究所時，因緣際會認識了新黨黨主席郁慕明，如千里馬遇上伯樂，才華與知識備受黨主席賞識，在郁慕明主席的熱烈邀請下，學長毅然決定加入新黨，至此開始了他的政治旅途。即使台灣的政治文化、選舉制度、媒體關係等處處不容炳忠學長的政治光譜，但對學長來說，能做到的，就是不忘初衷、找回本心，不為追求權力而隨波逐流……。

系友小檔案

姓名／王炳忠

出生／1987年8月31日

現職／新黨全國委員會委員

新黨青年委員會主席

新聞聯絡及發言人

學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經歷／抗獨史陣線召集人

新黨青年委員會召人

與學長訪談

學長當初為何想進入政大外交所就讀？

我從大學到研究所算是轉換專業。我高中畢業選擇大學科系時，沒有很明確的想念什麼，只知道自己對於文史及政治很有興趣。在國中時我成立了個人網站，定期發表文章，表達個人對政治時事的看法及評論；高中時參加集會遊行，2004年三一九槍擊案是我第一次走上街頭，也是我第一次在群眾裡頭演講，當時確定了自己對於政治很有興趣。後來大學指考也可以進入台大政治系，然而補習班老師勸說「念政治的人沒人走上正途」，經過多方的意見，最後我選擇進入了外文系。

然而進入外文系後，我心仍有不甘，認為讀的科系與抱負不相符，此外，我也發現喜愛文學和喜愛研究文學是兩碼子事，所以去雙主修歷史系、輔系政治系，在政治系的國關組發現了自己對研究國際關係的興趣，決定報考相關學科的研究所。而從參與政大的研討會中我發現政大在國際關係的研究上區分的更細深，也更實務。在台大讀了四年書也想轉換環境，培養不同圈子的人脈，因此選擇了政大外交所。

學長認為在政大外交所就讀，對於之後從事政治工作有沒有什麼樣的幫助？

我認為系上得到的資源對我有幫助。因為在新黨任職的關係，新黨的業務偏向兩岸關係及對美關係，常需要去大陸和美國應對美國僑界和美國智庫學者，乃至和習近平見面，需要參與許多外交場合。我擁有

許多機會應用外交所學，甚至是幫主席撰寫對外聲明，這些都需要用到在外交所學到的實務，像是外交辭令上的用字遣詞，要用的恰到好處才能傳達精準語意。

舉例來說，前陣子外交部長和 AIT 處長共同發表防疫宣言，許多人認為這是台灣對美關係的提升，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外交關係不對等的共同發表。過去台灣是透過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來作為白手套作為對 AIT 的窗口，以民間單位對民間單位，以保持台灣的尊嚴。這次卻是官方的外交部長對非官方的 AIT 處長而非美方國務院的轄下機關，這其實是不平等的情況。

還有像是到陸方或美方和學者官員見面，在和他們交流辯論、交換意見的過程中，也都和過去在外交所學相關。此外，在台灣的政治場域有很多排場，在出席各種會議的都需要不卑不亢的態度，而這需要思考自己所處的立場，進而決定表達的方式，這一言一行都可以應用在外交領域所學到概念。

在眾多區域研究當中，學長為何獨鍾兩岸關係，並以此為碩士論文的主題？

我從國中開始關心兩岸關係，因為兩岸關係決定台灣政治的發展，台灣的選舉到最後都會陷入兩岸關係的桎梏。進入外交系後，我也曾研究許多區域，但我認為其他區域對台灣政治和國際空間的影響都沒有兩岸關係來得密切。舉例來說，馬英九執政時兩岸關係良好，所以我們得以參加世界衛生大會。我認為中國大陸會決定東亞格局，而東亞格局決定台灣未來，因此我決定研究中國大陸，我想了解中國大陸的

決策模式想達到何種權力結構、對國際制度的期許、對普世價值的看法。以上種種勢必會影響近十年的國際秩序，因此我是基於務實而研究大陸。

學長從外交所畢業後就直接進入新黨工作，是畢業前就決定好要投身政壇嗎？

這其實是個偶然。我高三的一個同學，很積極參與各式公眾活動，當時正逢立委選舉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因為總席次減少，新黨與國民黨合作。厭倦國民黨地方派系的內鬥，於是我同學寫信給時任新黨主席郁慕明，希望他帶領新黨獨立參選，而當時新黨的回饋是希望我同學多帶一些年輕人為政黨注入動能，而我就是其一。

看中我當時參加 Young 名嘴辯論比賽，取得不錯的成績，新黨希望我去主持電台節目，因緣際會下被郁慕明主席發掘，郁主席建議我邊讀書邊來黨部幫忙，我當時也只把這份工作當作工讀，卻沒想到 2014 發生了太陽花學運，時常發表相關意見的我竟變成了有名的人物。

學長從事政治工作十多年，有沒有什麼心得經驗要跟學弟妹分享？

台灣現階段的政治環境非常複雜，裙帶關係嚴重，如果只以參選公職為從政目標，風險很大，因為選舉的變因很多，政治潮流會變，一旦落選就代表失業，若沒理念和專業能力，就會因此失去人生重心。

我希望學弟妹不要急著決定將來想從事何種政治工作，倒不如多花心力充實自己的能力，自然會有機會一展長才。此外，一

定要想清楚參與政治的初心為何！對我來說，我想實踐「透過解決兩岸問題，讓台灣變得更好」的理念，所以我投身政治。堅信理念以後，可以多參加活動，認識共同理念的朋友累積人脈，重點是秉持初衷，才不會在政壇中隨波逐流，迷失自己。

現在年輕人普遍以台灣為國家認同，對岸的年輕人似乎也不強求統一。對於年輕人兩岸關係的觀念和目前兩岸關係現況，您有何看法？

大家應該要知道兩岸在法理上的事實關係。在中華民國憲法上，兩岸關係至今仍是一國兩區，台灣屬於中華民國，政府和國家是不同的概念，政府承認和國家承認也是不同的。馬政府時期兩岸有一定的默契，可以推行協定、進行交流，關係其實是對等的；現在的領導者強調中華民國等於台灣，台灣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或是以中華民國台灣的說法來對抗中國，而這兩種說法其實是矛盾的。然而多數人對此概念模糊，也不願意去思考、改變現狀，因為人會對改變感到焦慮。我認為領導者應該有責任告知民眾，究竟兩岸現階段的現實關係是什麼，再來談我們該往哪個方向走。但統獨議題容易在選舉時淪為非理性的口號，讓某部分人民感到不悅，政治人物因此不願意好好處理這個問題。

自從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對中國大陸領導人來說，台灣未被收復，中國便不算崛起，這是中共領導人的壓力之一，因此中共在談判上讓出很多空間，以求台灣不獨立。但隨著中國大陸崛起，它的核心利益及安全範圍勢必會擴大。而事實上，中國大陸

擴張速度遠超過它內部政治文化的變遷，兩岸統一和中國復興的藍圖，成為習近平作為治國成績取消連任限制的正當性來源，對他來說「一帶一路」、「脫貧」都比不上台灣問題的重要。

至於台灣的立場，從地緣政治來看，台灣的地理位置決定台灣的命運，不可能不依附地緣政治中的兩強（美國或中國大陸），此無關政權意識形態屬性。台灣目前依附美國，但大陸不管是現在還是未來，都不會接受台灣始終靠向美國。此外，在中美對抗下，台灣的地理位置影響著中國大陸的國家安全及民族情感，不要低估中國大陸 14 億人對台灣的民族情感，這是幾代人累積下來的，寄望台灣的民意會改變事實是不實際的。我認為 2021 年、2049 年「兩個一百年」是兩岸關係上兩個值得關注的時間點。

政壇對外界而言，彷彿是個複雜且難以看清的世界，在學長參與政治的這幾年，覺得政壇是個什麼地方？

我認為說複雜不算錯。前立委朱高正曾經說過「政治是高明的騙術」，從我這五、六年打滾政治圈的體悟，我認為這句話對了八成，剩下的兩成是我們這些不願說謊的人。政治學中提到理想的政治需求進入黑盒子（理性空間）產出而回應需求，黑盒子裡面有各種利益分配，例如政黨候選人如何產生、在選舉經費壓力下導致金權政治。

我們讀外交，常把國家都當成理性行為者，忽略了人是情感動物的本質。然而民主選舉需要操縱選民的情感、炒聲量，不單純考量候選人的才能，因為選民多半不會真正地理性評估政見，選黨不選人成為台灣



選舉的現實。台灣選舉的模式更是加深情感對選舉的影響，從地方到中央都產生很多操控情感和騙人的政客選上，這是一個惡性循環。舉例來說，前陣子陳玉珍立委說台灣還沒獨立，被蘇貞昌院長攻擊沒資格當立委，這就是謊話凌駕真話的例子。所以我喜歡跟理想台獨派聊天，因為至少他們清楚台灣還未獨立，對事實的知有共識的，才能夠進行後續的討論。

我相信還是有一群人在撐著說真話，真話一定要有人知道，這能使人們在政權垮台時有多少有點準備。話說回來，要入政壇必須回歸初衷、堅持心裡的主見，如此方不會沉淪，才有機會改變台灣國內的政治亂象。選舉固然重要，因為我們確實要先想辦法選上才能施展抱負。但若是靠著騙人選上後，那選上以後根本不會去執行政

見跟理念，因為會產生理念和現實利益的衝突的矛盾情況。

學長有沒有要給外交系的學弟妹的勉勵？

我認為進入外交系的人有幾種類型：一、對國際政治有興趣；二、個性喜歡交際；三、對台灣的未來有理念和抱負。第一類可以走學術和國際評論，但在台灣大家不太關心國際關係，舞台有限，不妨考慮轉入中港、歐美地區發展。第二類喜歡交際的可以多方探索自己的喜好，並不侷限，具備交際手腕以及外交訓練，可以選擇進入媒體公關、從政。第三類必須多看看多想想，在思考台灣的未來時不能偏離現實，再來考量選擇怎樣對台灣最好，不論藍綠紅，萬變不離其中。我認為外交系的出路是很廣的，可以延伸到各行各業。希望以上有幫助到學弟妹，謝謝。◀





傑出的外交學子 ——洪大鈞學長

撰寫／蘇劭昀 攝影／張詠潔

外交人員一向被譽為夢幻公職，但伴隨這個頭銜的，是激烈的競爭，以及極低的錄取率；特殊語種的組別尤是，每年最終能通過考驗者僅有個位數。即便如此，洪大鈞學長仍在去年年底，以外交系應屆畢業生的年輕身分，成功考取只釋出三個名額的外交領事人員西語組。

因為父親是派外人員的緣故，學長從小就習慣不斷搬遷的生活，並有了在中南美洲長達七年半的居住經驗。七年半的光景不僅讓學長練就一口流利的西語、英語，更因父親的工作性質而時常能接觸外交相關事務，進而在高中時立下志願要成為一名

外交官。回國進入政大外交系後，學長腳踏實地地向目標邁進，積極參與活動，透過實務經驗充實自己，不論是 AMUN、NMUN、TMUN 等模聯活動，處處都能見其活躍身影。

訪談當日，我對學長的第一印象，是他謙虛的口吻和大方的態度以及十足的親和力。當談及自己的志向、目標、人生規劃時，學長整個人都散發著自信和確定。他也期許學弟妹們對自己追求的事物抱持著「企圖心」，在立定目標後，就去腳踏實地、按部就班地實踐，終會有所回報。

學長當初為什麼會想進外交系？當時懷抱著什麼理想或志向？

因為我父親本身就是派外人員，所以過去我隨著父親體驗了很多；加上我有一些實務上的經驗，比如說我高中時曾接待過前總統馬英九等等。於是，我覺得自己若有外語的長才、又剛好有熱忱跟興趣的話，不妨考慮申請政大外交系，而且我高中時就有考慮要報考外交特考了。後來在升大學之際，我在台大政治系國關組和政大外交系兩者之間作選擇；聽說外交系比較注重實務方面，會有比較多活動或學長姐回來分享，而台大政治則可能偏重學術、理論，我最後便決定進入政大外交系。

家人和周遭的師長、朋友等，當初都很支持你走外交特考這條路嗎？

主要的支持是來自家人。我認為國外的老師可能只是幫助我看清自己想要的是什麼，而至於朋友，在國外時我便和很多台灣朋友失去聯繫了。其實這份決心，是要靠自己花很多時間去思考，去了解自己的心之所向。

我那時候有遇到一個英文老師，他推薦我看了《麥田捕手》這本書，教我作自己、人生就是要快樂等人生哲理。對我來說，尋求快樂可能有好多種管道，也許外交生活就是一個。既然人生目標就是要過得快樂，我便想選個在舒適圈裡、自己最熟悉的方式來達成。

學長在外交系有遇到哪些老師特別令你印象深刻，或從他們身上學到什麼嗎？

大三國際公法的陳純一老師讓我印象蠻深刻的。一方面是因為他在這個領域是國內最權威的，再來是他的考試或指定作業也是大家最害怕的；內容雖比較硬，但可以學到很多。此外，是因為他本身有很多國際談判以及與外交人員接觸的經驗，所以他特別關心班上同學是否有人有相關實務經驗，我告訴他自己的一些相關背景，他便感到特別有趣。他說過，國際法的實際應用機會其實有限，但學習的過程就是在培養邏輯思考，他期許我們將來能如他在談判桌上看到的外交官們一般，出使四方、不辱國命。這不只侷限在國際法這個領域，每個人都應該要培養好自己的專業、在自己的專業領域發揚光大，「期許你們未來成為可敬的對手」是老師讓我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話。總之，他在課堂上或課後，都給了我蠻大的影響。

如果就外交特考的科目，學長認為系上有哪些課程提供你實質的幫助？

其實每堂課都多少有些幫助，其中多在於培養我思考的邏輯和寫作的框架。很多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卻讓我們相較很多人佔了極大的優勢，比如說申論題的訓練。我後來在補習班時就發現很多人在申論的部分都是從零開始的，他可能完全不知道如何下筆，相較下，就算不太記得實質內容，我也能夠運用在系上期中考、期末考寫題目的感覺去作答。總而言之，不一定有特定的課程有給予我幫助，而是外交系

一直在訓練我們思考、寫作的習慣，並提供我們看事情的多元角度與大方向。

學長大學期間參加了許多課外活動，請問你從這些經驗中獲取哪些不同於系上課程所學的收穫？參與其中的過程，有機會發揮外交系所學嗎？

當時所謂的模聯「鐵三角」：AMUN（芝加哥模擬聯合國會議）、TMUN（台北模擬聯合國）、TMUNJ（台北模擬聯合國高中生版），我都有參與到。NMUN 則是我大三時所參加，因以系為單位，補助較多，還能去到紐約的聯合國大會參觀。另外，我還有在 YAIC 青年國際會議社擔任社團幹部。

我認為這些活動都是讓你表達自己想法、看法的平台。外交系不斷訓練我的思維，讓我在某些國際議題上，抱持跟別人不一樣的角度，也可以看到更為結構、宏觀的東西。再來，我認為它們可以和外交系互補——外交系可能比較少國際談判、國際會議的實務機會——，透過這些活動，就可以多累積和外國人實際溝通談判的經驗。尤其 NMUN 那次，畢竟我們自 1972 年退出聯合國後就鮮少有機會能到聯合國大樓，所以我覺得特別難得。主席會和我們聊天、帶我們討論各個議題、修訂條文等等，讓我們看到聯合國現在的行政、組織架構等等的現勢。舉例，在我們的印象中，可能認為非洲想要移植所謂的美國模式，那聯合國在文字使用上就特別小心，他們不希望給人一種帝國主義的感覺。所以，我們

當時在書寫決議文的時候，主席就會帶我們去看聯合國現在文字使用的趨勢，不像過去帶有的強國概念，而是種帶有普世價值的感覺。

模擬聯合國說白了就是社交場合，你會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像在 TMUN，我們就要帶各代表去台北參觀、參加一些派對什麼的；NMUN 主要是文化旅遊，我們有去參訪芝加哥大學、參觀各代表處，老師也帶我們來到華府、雙橡園。提到雙橡園，它是透過台灣關係法，好不容易被保存下來的重要資產。起初，它經多方輾轉後才被設在當時和美國仍有建交關係的中華民國大使館內，後來根據國家繼承，應是要轉給中共的，透過我們多方交涉，才先賣給當地人轉為私用，等到臺灣關係法確定了，終以高價買回、收為國有。雙橡園象徵我們和美國關係友好的重要里程碑，當我親臨當地，心裡便不由自主地生起一種使命感。

請問學長對所謂「夢幻公職」的外交官曾抱有哪些憧憬呢？準備外交特考時面對極低的錄取率是否會感到焦慮？又是如何調適心態的？

其實我跟大多數人的想法滿不同的。我從小就接觸這個職業，因而更能看清它的好與不好，成為外交官不是覺得它夢幻，而是縝密衡量優缺後所做的決定。它有很多優惠性的補助：住房補貼、教育補貼等，同時亦有很多負面的部分，像是時不時的搬遷、不正常的工作時間、抗壓性的高度需求等等，總之我真不覺得它夢幻。我也

跟很多前輩聊過，而他們也都覺得，想要從事這一行，一定要非常有熱忱，因為實際上的付出和在物質上得到的回饋其實是不對等的。尤其剛進去的時候沒辦法被派到國外，薪水一定不高、且只能做最基層的工作。很多人剛進去就想要馬上為台灣做點什麼，因而對此難以體會。事實上，這是要一點一滴慢慢累積的，而且就算是最基層的工作，也是有它的重要性跟影響力的。因為你的努力，上層就得以放心、整個行政流程也能更順暢，台灣的外交才會邁向更好，不要妄自菲薄。

其實我大一剛進來的時候曾告訴自己，如果到時候邦交國只剩 15 個，我就不考了！結果到我大四準備應考時，剛好就剩 15 個，但我最後還是有去考，畢竟都準備一年了（苦笑）。我剛好遇到錄取率最低的一屆。在我報考時，政府公佈西文組只會錄取兩個（後來有增加到三個，但報考時還不知道），錄取率真的很低，所以當然會焦慮。至於為何選擇西文組，雖然英文組開了二十幾個名額，錄取率卻未必較高，且我當時想說應該要好好利用自己在西文這方面的背景、優勢，對西文組有種使命感。準備的時候難免會焦慮，我的紓解方式就是換位思考——其實你焦慮，別人一定也會，關鍵便是要穩定自己。

學長能這麼年輕就考取外交官，是否有什麼準備外交特考的小撇步可以和學弟妹們分享？

雖然對你們來說很老了（笑），但我好像是第一個應屆考上的男生。男生是要當兵的，但到了我這屆兵制剛好改成四個月，且可以在暑假分次完成。我當初就立志要考外交官，所以大一升大二、大二升大三的暑假，就把兵役解決掉了。很多人都不願意這麼做，可能暑假想有自己的其他安排等等，但我下定決心應屆就要考取外交官，因此一定得把這種需先完成的事處理好。所有前置作業亦是，像英文檢定，先把它考完，才能無憂無慮地往前衝。

大學四年裡，只要是外交特考的科目我都會去選修，最後一年才去補習班。補習班的部分我其實大二就先報名也先繳錢了。這有點像遠期匯率的概念——補習班的費用一定一直在漲，那我就用大二時它開的價格買下，到大四的時候這樣算下來，真的會差到一兩萬，這也算是金錢方面小撇步啦，所以補習班能盡早報名就盡早報名。技術層面，像前面講到的，系上訓練你思考邏輯跟看事情的角度，補習班則是提供不同的幫助，比如在國際經濟、國際傳播這種跨領域、跨學科的領域。其他像是國際關係、外交史等系上有開又較好掌握的考科，就以自己念為主，會更有效率。

讀書會也很重要，它就像是個避風港，在這裡大家互相切磋、勉勵。有一群懂你的人，跟你一起走過這些挑戰，整個過程才不會這麼有負擔。因為你自己一個人關在房間裡苦讀，一定是比較痛苦的，如果剛好有理解你的人陪你走完這段，整趟旅程的感覺一定更好。像有些人覺得一試結束、二試前再組讀書會就好，但我覺得準備一

試就可以籌組了，當你看到彼此讀得很辛苦，就會砥礪自己要更努力，然後互相扶持一起走過。

再來是時間規劃，我當時是給自己一年的時間，從大三升大四的暑假就開始讀，並設中期目標，包括二月的外交所、台大的政治所國關組，遠期目標則是隔年九月的外交特考，所以我在大四上學期就準備考研究所，大四下，不管研究所有沒有考上，全力衝刺特考。我就是這樣慢慢準備。那當然也有彈性疲乏的時候，像我準備研究所時，把自己逼得太緊，到下半年要準備外特時，就有點力不從心。但我覺得重點是你多想要達成這個目標。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的話就會繼續努力。我那時候就是儘管讀得很累、不想讀，也會告訴自己至少要比昨天更進步。

我也很認同休息是為了走更長的路，你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興趣，待好好休息後，再繼續奮鬥。像我的興趣是看電影、打電動，就要安排一週有一天可以完全放鬆，才不會一直惦記書本的東西、把讀書這件事想得太可怕。再來，你一定得先了解自己是怎麼樣的人，像我因為知道自己使用時間的效率不是那麼好，就會提早準備。我大一就去做外特考古題，當時完全不會做、信心挫敗，反而激勵我要好好努力、按部就班。等到大四要考前往回一看，發現自己真的理解、進步不少，其實能放心很多、增強自信心。另外要認清自己的強項跟弱點：像我從國外回來，國文寫作就是我的弱項；相對的，外文寫作就是我的強項。我會有種一定要補足弱點的心態，所以我

當初還去買了古文三十，並加強寫作，慢慢堆砌一磚一瓦，最後真的就沒什麼好怕的了，端看你有沒有那個心。

除了休閒娛樂以外，我還去買一些心理治療的書，是蠻有用的。我也修過普通心理學，那堂課的老師說過：只要專注，就可以把事情做好。我覺得真的是這樣，所以我那時就關掉 ig、fb，把自己隔絕起來努力念書。你會感到自己愈來愈強大，而且這種感覺是會上癮的！也許長期下來這樣的心態可能有點不健康啦，但我覺得就準備特考來說，這樣真的蠻有效的。

總之，準備外特，最後一年最重要。很多資訊都是不透明的，自己要積極、懂得掌握資訊，像我大三時就去問碩班的學長該看什麼書等等。前置作業則像我剛剛講男生的兵役問題、英檢考試，能先處理當然最好。也許你還沒開始做，但你一定要先知道該怎麼做，自己在心裡要有雛型、大致的規劃。到最後一年，就全力衝刺吧！

外交特考過程繁雜困難，請問學長在考試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部分？你認為考試過程最重要的是什麼？

外語口試時我遇到的面試官是拉美司司長，他整個人氣場很強、西語能力高深，而且是那種把自己外交經驗內化成談吐的人，讓我印象最深刻。口試的技巧就是有些原則、核心理念，像保護僑胞、以僑胞權益為考量……，這些一定要提到，他當時還有問我低生育率、高扶養比等台灣內政的

問題、歐盟在中美貿易戰的角色和解決之道，以及其他很專業的問題，這些都得用西文回答。那其實蠻難的，我有點被嚇到，因為從來沒想到會問這麼深入、專業，也沒想過會是這麼高職等的長官親自下來面試。我後來聽說英文組的都在聊天！可見政府今年對西語這塊真的有特別重視跟多花心思，畢竟近年來斷交的也大多是西語國家。

考試過程中，外語能力是關鍵。如果你大一或甚至高中就有在培養最好，營造出外文的环境也很重要，不要當被動的人。自己可以去找練習外文的機會，像跟外國人聊天、參加一些學術研討會、交流活動等等都可以，就是要把自己沉浸在一個能利用外語的環境，用外文實際運用、表達出來、講述國際情勢等等。總之它是一個慢慢累積、很花時間的能力，不可能一蹴可及。再來則是談吐，我覺得參加模聯、多上台發表意見等等都讓我很受用。或自己可以找些雜誌、學術期刊來看別人表達專業知識的方法。總之考試前一定要不斷訓練，考試時則要有大將之風、對自己有信心。口試最重要的，就是把自信展現出來。讀書會一起準備口試的時候一定會集思廣義、做充足的練習，學長姐也會盡力幫忙，所以考生不用緊張、平常心最好。

學長對目前及未來的有何規劃與期許？駐外時，有特別期待分派到的國家或地區嗎？在組織業務以外，學長想為台灣的外交做些什麼呢？

雖然我現在已經考上外交人員，但我用碩士學籍保留兩年，目前規劃是接下來一年要探索自己，因為一進去外交部後馬上受訓，就不太可能會有餘暇。因為我從小在國外待太久了，所以其實對台灣這塊土地並不是很了解，最近就有在看台灣史之類的素材、暑假也規劃去環島。簡言之，就是去做一些進入職場前想做的事，因為進入職場後，時間一定都被工作的事壓縮，幾乎不可能再去充實自己。至於要不要碩士這個學歷，我其實還在思考。有些人說它會對未來升官有影響、有些人則說沒有，學歷比較像是自我養成。我自己則認為，如果不圖升官、名利，那人生就是開心最重要，有穩定工作、可以出國看看世界，就足夠了。

回到我的中期目標：更認識自己的國家，我認為這能幫助我思考自己的定位為何。外交部就是台灣對外的窗口，透過這個窗口，有不同層次的理想——在國際層次上你想實踐什麼？在個人層次上你想實踐的又是什麼？去探索自己或去探索自己國家的歷史可以幫助你了解這些理想。問問自己，若想推廣台灣，那你會怎麼介紹台灣？可以從政治、文化、地理、人文各個角度切入，端看你想讓世界看到台灣的哪個面向。這也跟意識形態有關，雖然身為公務員我們必須保持中立，但自己的理想怎麼實踐，需要一個自省的過程。你必須和自己對話、和這塊土地對話完後，才會知道這些事情。

比較遠的規劃就是進入拉美司並且推廣台灣。雖然地域司會比較操勞，但它也能最

直接接觸邦交國政務。我也想在國內推廣西語教育（我現在剛好就有在教西語），因為普遍來說，台灣人對拉丁美洲可能還沒這麼熟悉。如果有機會的話，當然也會想派駐美國，因為美國是台灣外交上很重要、最核心的一個國家，雖然我們沒有邦交關係，仍能接觸到不同的事務。另外，派駐美國也算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啦！算是自己的憧憬吧。

組織外的外交活動，我可能會去從事跟文化相關的事務。我爸的同事就有人專門負責接待留學生，帶他們認識台灣。教育上，我想把人送過來；文化上，把台灣推廣出去。台灣最有競爭力的地方，真的是這些軟實力，捷克市長如此友台，正是因為他在台灣讀過書。無論是實物，像文物展覽、娛樂文化，或比較抽象的，比如民主精神，它們才是最普及、最能深入人類生活的。■

系友小檔案

姓名／洪大鈞

出生／1995 年 11 月 16 日

現職／巨匠補習班西語老師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
一年級

學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經歷／108 年外交領事人員
西語組榜眼





每跨出一步都是衝擊， 從小圈圈向外探索的人生

撰稿／楊明、林立恩 攝影／林立恩

「我會覺得我的人生是從一個很小的圈圈往外走，每跨出一步都是一種衝擊，但也都因此學到新的東西。」

從小在苗栗長大的李佳怡教授形容自己的人生就是在不斷的衝擊與適應中學習：從鄉間到小鎮到台灣首都求學；到美國深造後來又到新加坡就業，每一次的環境衝擊都對她的人生帶來新的碰撞，也在探索的

過程中更加認識自己。儘管在遇到衝擊時備感挫折，佳怡教授堅信撐過磨合的過程就能夠擴大自己的視野並修正自己的不足，而如何撐過這些考驗其中的關鍵就在於跳脫既有的思考框架，學習從多方的角度看待事情。每一次的環境改變都成就了佳怡教授的人格，也是促使她不斷進步的動力。

請問教授在台灣求學的過程中是否有遇到任何的瓶頸，以及是如何確立未來的發展方向呢？

在剛進入大學時我對於課程及授課方式感到不太習慣，因為大學一年級時的課程多半是基礎的理論，和高中完全不同的地方在於，學生們不能只單方面的接收知識，也需要自己再思考消化才能完全吸收課堂上的知識。

所以大一時儘管很努力的學習，仍沒有良好的學習成效，我也因此感到有些挫折，甚至開始懷疑自己適不適合念這個系。大二時我放了較多的心思在社團活動上，在參加竹友會的期間，我也學會了如何領導團隊以及辦活動。

最後決定繼續念碩士是因為覺得大學四年的知識含量不夠，而在念碩士的期間我也培養出了對於學術的興趣，當時我專注於資料分析以及統計模型等量化研究相關領域，也發現台灣國際關係學術界很少人會使用這些方法來進行研究，這激起了我對於做研究的興趣，更確立了要成為大學教授或當研究員的志向。

在海外留學及工作期間接受不同思想的碰撞，身為台灣人的我們，在看世界的視野和方法上，有何特別之處嗎？

在美國念書以及後來在新加坡工作，我發覺台灣人的特色是——很優秀而且很謙虛。

剛到美國就學時的我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亞

洲學生」，上課時習慣安靜的聽講，不像西方學生總是在課堂上踴躍的發言，這可能和我們所接受到的教育方式以及文化差異有關，這些差異使得大多數的人比較不善於發表意見。然而比較實際的表現時，台灣人做的並不會比外國人差。

內斂是台灣人的優點，也是可以改進的地方，我們應該要更勇於說出自己優秀的地方在哪裡。身為民主國家的台灣，擁有資訊流通和思想自由的優勢，在不違法的前提下，大家可以盡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公民社會也因此蓬勃發展。而其他亞洲國家則有著截然不同的國情，例如新加坡全國上下都將目標聚焦於經濟發展，相較之下較多台灣人願意去做他們有興趣的事，造就更多元的社會文化，我覺得這是台灣很大的一個優點。

教授的研究領域相當廣泛，您在論文寫作和資料蒐集上有什麼心得嗎？

我覺得無論做什麼事情都要長時間的經驗累積。在新加坡教書時常被學生問到，非英文母語人士該如何精進英文寫作能力？我建議他們多念英文文章，一開始我也不擅於英文寫作，但在美國念書時念了很多學術期刊、文章，讀多了母語者寫作的措辭習慣，英文寫作自然而然會漸漸進步。

而在研究、蒐集資料也是一樣的。一開始很難找到有經驗的人直接指導你如何有技巧的做研究，所以必須靠著自己不斷的摸索。還記得我寫第一篇學術文章時靠手動

把需要的資料一個一個找出來，花了非常多時間。多次的經驗後，我慢慢找到自己做研究的訣竅，一旦累積經驗後，就會越來越順手，越來越有效率。

對於即將踏入職場的外交系同學們，教授有什麼樣的建議或忠告？

對於希望從事外交相關工作的同學，我會建議他們在做出決定前要做出全盤的思考。

當我們提到外交官時，大多數的人都會聯想到高薪以及可以在各國遊歷等優點，但是在國外學習以及工作的這幾年，我看到了外交官工作的辛勞，有許多人為了派駐在國外只好與生命中的其他部分作出取捨，甚至犧牲了與家庭一起生活的時間，這項令人憧憬的工作並非毫無缺點，所以一定要多方考量與權衡後再作出決定。

在我眼中公務員並不只是一個職業，而是代表為國家服務的精神，所以我認為若外交系的同學未來想進入公務體系工作，一定要有對於國家及提供服務的熱誠，因為你們的使命就是要幫助國家成長。而我身邊念政治系的同學在業界也有不錯的發展，所以我也非常鼓勵學生投入業界工作，現在台灣經貿與國際往來密切，所以不論是在外商或是其他私人公司都有擁有良好發展的機會。不論同學們最後選擇了什麼樣的工作，我認為一定選擇符合自己興趣的行業，因為各個工作各有甘苦，在有熱誠的領域才能走得久、走得遠。¶





國際時事番外篇

“佳怡教授擷取了自己人生的各個片段，從中分享自己所經歷過的大小事，進而給予我們在學習、成長及就業上許多實用的建議與提醒，聽完佳怡教授豐富的分享後，我們對於自己的未來有更多的想像以及期待。接著我們也向在學術界有著亮眼成績的佳怡教授詢問了一些與國際時事相關的問題，教授也一一為我們解惑！”

瓦解的 ISIS 組織殘餘成員宣稱將徵召亞洲國家的穆斯林籍移工，準備再次發起恐怖攻擊。境內有許多東南亞移工的台灣，該如何應付這樣的潛在危機呢？

我一直覺得台灣是個相對安全的地方，但是看起來安全不代表危機不會發生。儘管台灣有一定數量的外籍移工，發生恐怖攻擊的可能性還是相對比較低，因為即使有部分人被影響，他們身邊的人也會比較快察覺，所以在台灣幾乎沒有發生過典型的恐怖攻擊。

在新加坡工作時，我發現當地非常重視這個議題，這與其多元文化融合的社會有關。新加坡的人口組成有為數不少的穆斯林、印度裔、馬來裔族群。伊斯蘭的恐怖組織會針對這些回教徒傳播訊息，想辦法激化

這些人。而全世界擁有最多穆斯林的國家就是緊鄰新加坡的印尼，而最鄰近新加坡的馬來西亞也有不少的回教徒，附近的菲律賓也有一些恐怖活動，所以新加坡有點像是被包圍，因此新加坡對恐怖主義非常警惕。

對於恐怖行動新加坡政府有一套預防機制，當情報機構覺得某個人有被激進化的潛在可能，就可以先逮捕他。但這就牽涉到人身自由界線的問題。

在做關於恐怖組織的研究時，我最感興趣的是反恐政策和人權的界線。政府為了反恐需要一些措施提前阻斷恐怖攻擊的發生，但這些措施同時可能會有侵犯人權、人身自由的疑慮，這個問題在歐美國家一直是個很大的爭議。

新冠肺炎造成國際的恐慌，與此同時台灣靠著優秀的防疫表現受到全球矚目。教授對近期疫情發展和台灣國際地位的提升有什麼看法？

首先，防疫的手段與人權的界線存在著爭議，例如前陣子清明連假，當政府為了防疫而限制人民連假不得到特定景點旅遊時，

就有一方認為這樣侵害了人民的人身自由，但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已經為了防疫開始封城。

認同「防疫視同作戰，為了防疫政府要實施較強硬的手段限制人民的自由」，但防疫與人權的界線很難拿捏。應對新冠肺炎也讓我們重新思考政府的權力與義務。在國外念書接觸了國際政治後，發現很多事情本質是有衝突的，最重要的是要如何取捨，以及可以承受的風險為何。

新冠肺炎是一個超乎眾人預期的大災難，在武漢發現案例時，從沒有人想到會擴散如此之快，範圍如此之大。

對台灣而言，這是一個可以展現軟實力的

好機會，例如前陣子有人提出的口罩外交，就是一種讓大家知道台灣是有能力幫助其他國家的方式。除此之外國外媒體也多次提到台灣優秀的防疫成果，介紹台灣的防疫政策及一向領先全球的公衛及健保系統，這些台灣真實的軟實力，在過去無法廣為世界所知，而現在正是一個良機。

在這次的事件中很多國家注意到台灣雖然不是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員，卻有良好的防疫表現，進而有一些國家開始想藉由這個機會和台灣有較為正常化的外交關係。以前當台灣要和別國合作時，多半要以較隱晦的方式進行，但現在都直接讓台灣的名字直接躍上國際舞台，提升了台灣的國際能見度。¶



圖為採訪當日佳怡教授認真解說的模樣



教授小檔案

姓名／李佳怡

現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

學歷／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學士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碩士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政治經濟學與公共政策 碩士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博士

經歷／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員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關係學院 助理教授

研究領域／國際政治經濟學、自然資源與能源政治、

恐怖主義、對外直接投資、量化研究、賽局論

盡到本份，勇於犯錯

——劉琦學姐專訪

撰寫／王天雨



十九歲那年參加地球小姐選美，拿下「最上鏡頭獎」；年僅二十歲從政大外交系畢業，懷抱著拓展台灣國際知名度的想望；今年二十七歲的劉琦學姊，是美國嘻哈品牌 Cozyboy World 營運長，同時也是位自由業者，以接案為主，是活動公司的寵兒。曾在 Christian Dior 擔任媒體公關專員，後來成為自由業者，為眾多知名運動和內衣品牌企劃活動。

儘管在瀰漫咖啡香與輕語談笑的咖啡廳裡，想到即將面對一位在雜誌上霸氣十足、亮麗又聰穎的新時代獨立女性，我們難掩緊張又興奮的情緒。正當心潮起伏之際，耳邊傳來了清脆、從容不迫的高跟鞋聲，抬起頭來，映入眼簾的是一位身材高挑、烏黑亮麗的長髮披在灰色大衣上的美麗女性。劉琦學姊有著雜誌模特兒高冷的外貌，然而隔著口罩，我們仍能從她的眉宇間看到溫柔親切的神情。

從小學到高中都在美國就讀，相較大多數人選擇繼續在國外就讀大學，學姊反而回臺就讀大學，並且選擇了外交系，請問您當時為什麼會做下這個決定呢？聽說您在二十歲就畢業，並且踏入職場，能不能和我們分享您當時的心路歷程？

從小舉家跟著空軍武官爸爸派駐在國外，所以對於外交事務相關職業是再熟悉不過了。我十分崇拜我的爸爸，進而萌生了往外交體系發展的想法，因此在考大學的時候，很自然的選擇了政大外交系。也因為常常在臺美兩地往返，我培養出了迅速適應環境的能力；在學習方面，我總是無所畏懼，每踏入一個新領域的時候，反而求知若渴。在我學習的歷程中，因為想學到更多，選擇了跳級，所以二十歲那年，便從政大畢業踏入職場了。



學姐當年榮獲地球小姐「最上鏡頭獎」

一開始踏入職場的時候，我是個自由工作者，以接案為主，很多人想嘗試這著職業，卻沒有勇氣承擔它的不穩定性。在接案前，我參加了地球小姐的選美，也嘗試過幕前的工作，像是模特兒、雜誌拍攝工作等，也在畢業那年幫旅遊生活頻道寫過企劃書，但我發現自己不是很喜歡這些行業。後來，我進入迪奧公司，從一位媒體公關助理升職為媒體公關專員，那段時間是我暴風成長的階段。

學姊在迪奧工作是如何暴風成長的？可否與我們分享其中的酸甜苦辣？

我當時進入 Dior 的時候，我遇上了一位能力超凡的主管，對工作的要求嚴苛又有條理。現在回顧以前的時光，這位主管是我在職涯中的一位重要導師，他也是公關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在他底下工作下壓力真的不小，但這個壓力也促使我不斷地成長。

在迪奧兩年多的時光，對我來是很寶貴的經歷，因為我對學習新事物有強烈的渴望，若是當時的工作沒辦法讓我更精進自己，我便會離開，而迪奧讓我見識了很多不一樣的事物，我的主管更是給了我許多刺激。其實剛進迪奧的時候，我的主管沒有很喜歡我，但因為好勝心，我化打壓為動力，讓他對我改觀，也是因為這樣，我才能在短短三個月內，從媒體公關助理升遷為媒體公關專員。

在這個行業短期內升遷者寥寥無幾，所以在職場上容易遭人眼紅，而我的應對方式便是做好自己的事，完成老闆交代的任務。

我認為不管在哪一個行業，只要盡到本分，其他的順其自然即可。

聽起來學姊很滿意在迪奧的工作，為什麼會在兩年後選擇離開呢？

選美的那段時間和一些人在菲律賓建了一所小學，那時一切順利，然而我在迪奧工作的最後那半年，菲律賓時常面臨風災，那所學校也無法倖免。

那段時間，我每週五搭乘最晚的班機前往菲律賓，去見見學校的小朋友，給他們資源和陪伴，再搭乘星期一最早的班機回迪奧工作，這樣來回往返奔波持續了半年。

這半年的時間裡，我親身經驗了最寫實的貧富差距，菲律賓小孩簡單質樸的心願和演藝界無窮無盡的慾望所形成的強烈反差，在我心中種下了一顆想為世界不平等發聲的種子，而這顆種子在這半年萌芽成長，最後促使我毅然決然離開迪奧到菲律賓全心全意地幫助那所學校的小朋友。

辭職來到菲律賓後，我體認到世間的冷暖。發現當我沒了迪奧那令人稱羨的工作時，沒有相當的收入、沒有做演藝相關的工作，小朋友對我的尊重也隨之消逝。沮喪之際，決定再次回到職場，工作邀約恰巧隨之到來，我化沮喪為動力，再次積極投入工作。

可以持續接到工作邀約是十分難能可貴的，請問學姊是如何行銷自己的？

我覺得我並沒有特別去行銷自己，但是我認為一個人若是推薦你，那表示你之前做的事情讓人覺得你是有能力並值得信賴的，同時他們也一定看見了你的努力。我覺得最好的行銷方式便是做好眼下每一份工作，讓自己努力的成果成為自己最佳的招牌。

我在迪奧工作所展現出來敬業的態度及對工作事務的敏感度，以及在接各種活動公司的案子時，所展現出的工作能力也受到了肯定，我想最主要是因為獲得了信賴，所以為我帶來了不間斷的工作邀約。除了前面所提及的「最好的行銷方式便是做好眼下的每一份工作」之外，你要讓公司、讓老闆知道這項工作沒有你不行，我認為得到讓公司的看到你的努力也是一種非常重要「行銷自己」的方法。



劉琦學姐當年在 Dior 工作與在公關界赫赫有名的主管的合照

進入職場歷經了無數精彩，學姊想給迷茫的學弟妹什麼樣的建議？

我當初也不知道自己會朝時尚產業發展，但我相信每個人冥冥之中，會往自己喜歡的領域前進；若是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那就大膽地去嘗試。我也是因為嘗試過電視產業和螢光幕前的工作才知道自己不喜歡那樣的工作模式，之後去做了幕後的工作，才知道原來自己喜歡策劃活動，當媒體公關。

我認為大學是一個可以讓人放心去嘗試、犯錯的地方。因此我很鼓勵大家在大學期間多去認識不同的人，去瞭解自己，並在犯錯後自我檢討，進而思考自己的未來；

往後進入職場或是實習，我則認為盡到自己的本份，界定好自己的位子，不需迎合他人，而是要讓人對你改觀；最後我想提醒大家，不管到了什麼樣的環境，我們都要保持彈性，學習隨時調整自己，懂得變通才是王道。

在外交系有沒有什麼深刻的事件是學姊至今難忘的？

在大三那年參加選美，有一部分原因也正是因為如此，我認為「外交」並不只局限於政治方面，只要能增加台灣的國際能見度即是為台灣外交盡一份心力。



圖為當日劉琦學姐與採訪編輯們合照

在選美期間，我與八十幾位來自世界各國的選手競爭，因為這個機緣，也帶其他國家的選手認識了台灣，至少不再把台灣誤認成泰國。

此外，選美期間，我接受了許多老師的支持和朋友的幫助。參賽期間，我常常忙於選美的培訓所以無法到班上課，老師們在他們的權限範圍內給予我適當的彈性，像是讓我可以到他們另外的授課時間聽課，甚至允許我錄影。還有兩位一定要提到的朋友，蔡元閔和高于晴，他們在課業上給予我很多幫助，教導我落後的部分，甚至幫我抄筆記，對我來說這是至今仍難以忘懷的感動，這些感動，我至今都銘記在心。

學姊可以跟我們更深入分享您正在和美國嘻哈歌手合作的服飾品牌嗎？

長期接案，我漸漸做出了口碑，並在因緣際會之下認識了一群嘻哈繞舌歌手 A\$AP Mob。

A\$AP Mob 不只在音樂上成就非凡，也引領了時尚潮流。他們創立了 Cozyboy Clothing 這個品牌，引領了「舒適穿著」踏上紅毯的風潮，他們不介意其他人的想法，自在的穿著帽踢、牛仔褲，最後配上一雙昂貴的鞋子，他們將這樣的行為定義成 cozy。

而其中他們的領頭羊 J.Scott、Lou 為了將品牌拓展到亞洲，選擇和我一起合作。此次的品牌合作是我第一次獨自在一個地區支撐一個品牌，雖然不簡單，但很有成就

感。作為亞洲區營運長，我決定把原本位於中國的生產線、設計師團隊、行銷部門都移至台灣。

雖然中國有價格上的優勢，但台灣相較之下擁有媒體宣傳自由度高、品質較佳等優勢，雖然想要達到像日本那般在國際上就代表著品質保證並非易事，但我希望未來台灣紡織業也能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圖為 Cozyboy World 品牌形象照



系友小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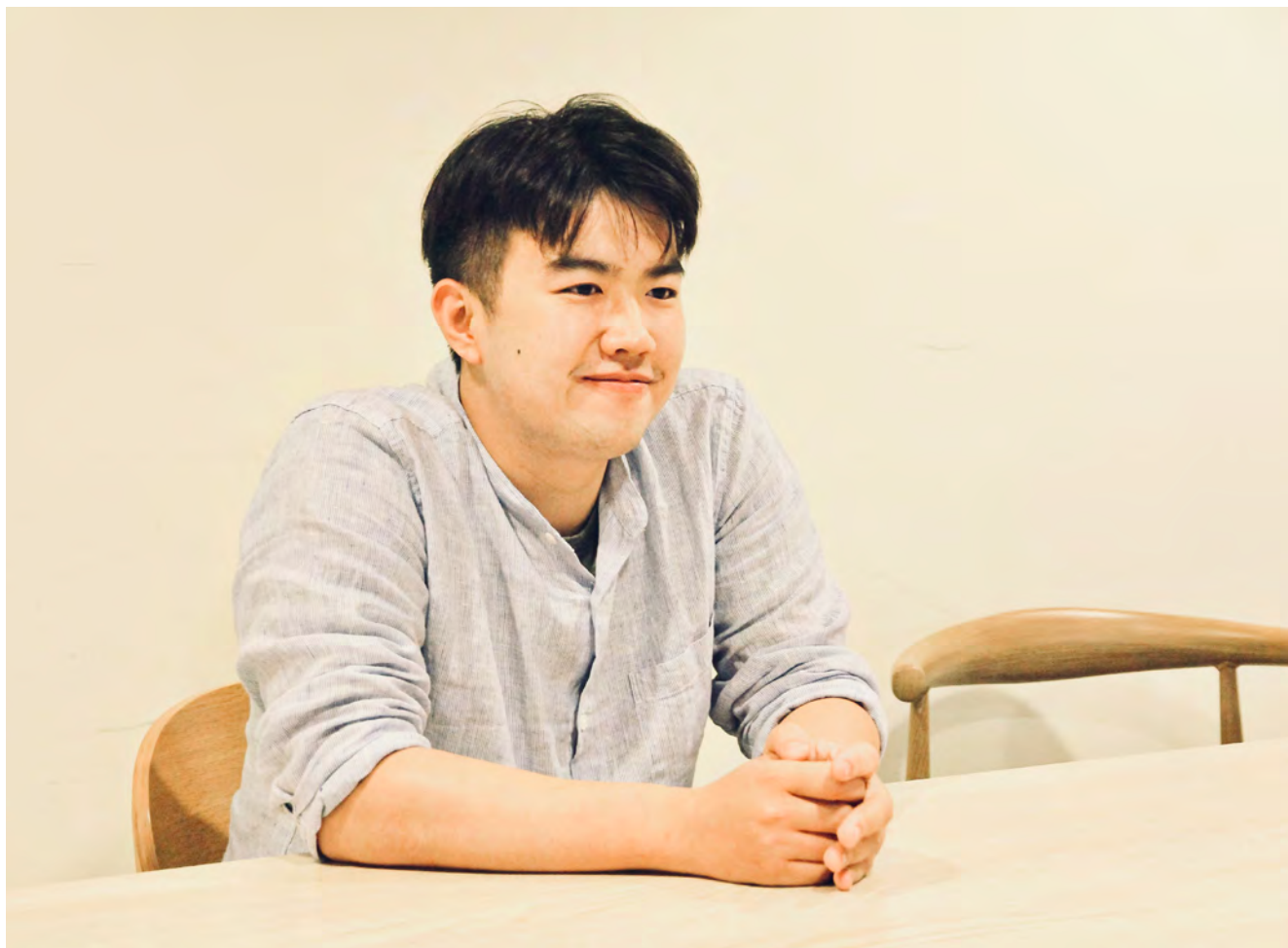
姓名／劉琦

生日／1992 年 12 月 30 日

現職／公關顧問、嘻哈潮牌營運長

學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經歷／地球小姐「最上鏡頭獎」、迪奧媒體公關專員
美國知名電視製作公司長期約聘顧問



走在指南路上一 牛淳安學長

撰稿／張詠潔 攝影／蔡伯辰

第 35 屆政大金旋獎六冠王，在指南路走了兩年；主唱從指南路二段，走到外交系系學會辦公室，走了四年。外交系，每年都會出現那麼幾個「厲害」的人，有些步入政壇、有些步入商界……學長姐在世界各地發光發熱著。但是，走進音樂圈的，除了張雨生學長，似乎沒有多少個。難得在金旋獎的舞台上風光了這麼一次，不禁讓粉絲們好奇，「我走指南路」要走到哪裡？外交之光的主唱牛淳安學長，下一步，要往哪裡走？

系友小檔案

姓名／牛淳安

學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經歷／105 級外交系學會總幹事、
才子才女制服日總召集人、
國際事務研習營總召集人、
酒舞會舞者

樂團榮譽／金旋獎六冠王：重對唱
組第一名、最佳編曲、最佳現場演
出、中國信託現場人氣獎、創建網
路重對唱人氣冠軍、創建網路跨組
別人氣冠軍

生涯／ When our lives go on (還想要，2018)

學長當時進到外交系是希望學到什麼？有什麼生涯規劃？

我在高二上有參加包種茶節，那時候看到外交系的攤位，覺得好像還不錯。後來高二下升高三參加了國務營，就決定第一志願是外交系了，覺得很符合自己想做的事「進入 NGO 或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讀外交系感覺是比較能達成我的目標的方法，作為以後想做的事情的途徑。我覺得到目前為止大方向是一致的，現在還是希望能進國際組織工作。我現在在申請英國的研究所，到時候看研究所讀的狀況再決定接下來的發展。因為雙主修國貿系，WTO 是一直上的東西，所以想進入的國際組織應該是 WTO 或和國貿相關、跟外交結合國際經濟或國際政治經濟。聯合國的話算是終極目標。

學長對外交系的發展和學弟妹有什麼樣的期望？

讀外交系可能會迷惘，感覺什麼都教一些，不確定自己的方向、要讀什麼。這同時是缺點和優點，因為這意味著發展方向沒有限制。但是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之後就會發現，外交系可以提供很大的彈性，學習、資訊、人脈（和政治、外交圈有關）上，外交系可以給予很多資源。人脈的部分，

學長姐算是資源，可以參考他們道路，例如在英國讀研究所的學長姐有給建議。也很建議學弟妹和老師聊天，老師人都很好。

學長可以分享申請英國研究所的規畫嗎？

申請到的英國研究所是倫敦國王學院的國際關係碩士學程。外交系的選擇範圍很廣，從國關角度看有政治學、公共行政、全球事務等可以選擇。有雙輔系的人就更廣了。我之所以選擇國際關係的碩士學程，是因為想再讓自己讀一次國關，希望藉此找到自己更有熱情的地方。

外交系／ 不停地轉動 (毛線球，2019)

學長有參與哪些系上的活動？參加這麼多活動，會不會很累？對於因 2020 新冠肺炎取消的活動，有什麼感覺？

我們一進入外交系，學長姐就會發一張活動表，然後我們幾個朋友就一起全部都參加。參加這麼多活動一定會覺得累，所以有些事沒有做好。呼籲大家要量力而為，選自己開心做的事。比起外界的眼光，自己開心、辦的人開心還是最重要的。這些活動可以都體驗看看，但如果對大學生活已經有規劃還是可以篩選。我很喜歡文化盃，可能是跟音樂有關吧，大二擔任 bass

聲部長。其他不管活動好不好玩，都算是跟系上增進感情。制服日也很好玩，大一參與、大二當總召、大三也回去當評審，雖然今年被取消，大家還是可以找一天一起穿制服。國務營算是我和外交系結緣的開始，大一當工人、大二當總召、大三看學弟妹。酒舞會和國務營雖然是傳統，還是有值得修正的地方，換個活動還是可以讓精神繼續存續。希望接下來的學弟妹可以復興這些活動，不過內容可以微調，傳承精神，因為雖然累，給下一屆創造回憶的價值還在。

樂團／ 別讓自己覺得孤單可憐 (1+1, 2019)

學長和學弟妹的關係非常融洽，平常如何拉近學長姐學弟妹關係？

最近滿常跑系學會辦公室。其實大家退位思考，不管有沒有活動支撐的壓力，大家都是大學生、就是愛玩。最好建立感情的方法就是一起玩：一起玩桌遊、打橋牌。撇開瑣事，大家還是喜歡一起玩，會找到彼此共同或連結的地方。

高中就有在規劃樂團的事情了嗎？團員是怎麼找到的？

我高中是吉他社，加上小時候就很喜歡音樂，大概從國中開始創作歌曲。結果發現

自己很喜歡這件事，所以高中一直寫歌，希望大學有機會可以玩玩看。但大一大二都在忙系上的事情，沒有太多時間玩樂團。後來是遇到現在的團員、參加金旋獎，才組成現在的樂團。

團員裡一個是弟弟，從小就一起玩音樂，以前已經想說要報金旋獎重對唱；鼓手是大一透過相關朋友認識的，一開始大一的一些表演就一起玩音樂了；吉他手是他們的共同朋友；貝斯手是系上轉去國貿系的學長。

當時是抱著怎樣的心態準備金旋獎？有沒有想過「萬一得獎」的情況？

其實一開始沒有預料到會得獎，大一當金旋獎工人，大二是去圓夢想上那個舞台，盡量把人氣獎留下來。一定會有得獎成名的幻想，想過成名怎麼辦，但其實只是讓自己開心。想成名這件事不要一直放在心上，不然會被它綁住。有壓力、有比較就會不开心，把它當額外的 bonus 就會比較開心。

除了音樂會聊其他東西嗎？

我們感情真的好，情同兄弟。聊的內容可能不太正經。除了音樂會聊彼此感情生活、近況、人生規劃等。有時候練團最重要的不是練團當下，而是結束後一起吃宵夜。有點像約打球的行程，但我們是練團。可能經過練團、生命中比較珍貴的時刻，會

更珍惜彼此的感情。

有自己的樂團，看其他樂團（如波西米亞狂想曲）團員互動會不會有共鳴？

會，樂團中成員的互動和電影滿像的，雖然他只拍了部分，但的確就一直聊天，遇到靈感的時候突然大家拿起樂器拼湊、激發出靈感，也一定會吵架，不管是針對歌、活動、表演，意見上會有左右。有團員的好處就是可以中和很多意見，有些人可能太衝、太保守，調和之後都是對樂團好。

生涯和樂團偏重？

兩者沒有很衝突。還是有很多樂團本身有自己的工作，空閒才玩樂團。樂團這種事不能急，要從長計議，把它當快樂的事情，才能一直做下去。像我的熱情還是在國際事務、進入國際組織。

樂團是工作、救贖、興趣……？

看時間。有時候覺得像工作，因為不只作曲或表演，常常要接洽工商、合約、宣傳的東西，像工作，要拉贊、寫文案。

以音樂層面而言很舒壓。樂團是讓人快樂的事情，紓壓管道，對壓力大的時候是抒壓管道，已現在來說就比較像養生。



名氣

在樂團每個階段保持初衷的難度不一樣。收入一千和收入一千萬，大家會開始斤斤計較每個人的貢獻度。我們還沒做到那個程度，到那個程度之前，只要團員先說好，造成衝突的機率會更低。所以說有時候沒那麼有名也是好的啦。

團員分開後的經營計畫？

目前也只有兩個團員在政大，三個畢業輪流當兵，各自工作。現在是遠距離創作，傳來傳去，現在是養生計畫，能出幾首歌就出幾首歌。可能十首歌就出專輯。比較健康，大家也比較能參與，壓力不會太大。

創作／ 客官請你容許我的荒唐 (一唱，2019)

我走指南路被不少媒體比作 The Beatles 的 Abby Road，對此有什麼看法？會拿他們當目標嗎？

媒體太誇張了，我們只是一群朋友，喜歡玩音樂，這是一件很迷人的事。雖然沒有 The Beatles 那麼厲害，但像是小男生在玩的感觉，很無厘頭、很快樂。The Beatles 只是偶像，準備基測的時候每天聽他們的歌，所以影響我創作很深。而且全世界流行樂的偶像往前回推，都會回到他們身上，

就乾脆喜歡他們就好了。而且他們太強了，是跨時代偶像。我覺得不用拿他們的成就當目標，但可以拿精神當目標：開心玩音樂。一直拿成就當目標的話，壓力很大，也很辛苦。

最喜歡哪個作品？

不知道～問父母哪個小孩最喜歡的道理～（糾結的表情）創作本來就會隨年紀增長，喜好有改變。現在回想國二寫的就覺得好幼稚，但也有它的價值在。最近寫的就最喜歡，這是一定的。創作雖然很個人、價值是自己定義的，還是會受到他人觀感影響，如果發表後獲得很好的回響，自己也會覺得不錯。所以發表出去的作品自己也會比較喜歡，畢竟受到大家的認可。

以前的採訪提過〈還想要〉是寫自己經歷，那現在寫的歌都是自己經歷嗎？

有些是，有些是模擬的。靈感的來源不一定是單一的，有時候看書或故事也會有感觸。雖然自身經歷可能對自己比較有意義或比較貼切。不會建議別人想創作就要先失戀，但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記錄生活，不論寫歌、寫日記、唱歌等。事後回想是有東西可以當作媒介。

〈一唱〉風格特別迥異，為什麼想試中國古風類的路線？

受到方文山和周杰倫影響，也很喜歡武俠小說，腦子裡很多幻想，除了練文筆也滿足自己的幻想。我想創造衝突感，所以把

自己喜歡的 bossa nova 風格加上寫出來的中文，看有沒有迸出新滋味，創造輕鬆淡淡的哀傷、說書人那種感覺。

主流與非主流？

當然有些樂團的目標客群就是小眾族群，但大部分的樂團，以現實面來講，還是想要名氣的，如果可以主流，誰會想要獨立？音樂的價值雖然是創作者賦予的，可是有些時候還是會覺得很多人傳唱是好的。主流音樂也不一定好，它背後一定有商業的利益，但如果大部分人覺得它好聽，絕對不是沒有道理的。就像卡農如此芭樂，它就是有它好聽的成分在。所以寫歌的時候也不會刻意非主流，只是如果喜歡一些非主流的元素，還是會用在創作中。如果是

好聽的，也不會失去價值，為什麼不用呢？對我走指南路的期許還是會希望很多人喜歡、傳唱，自己也喜歡，也能被台灣一部份的人聽到。

「回到原點，我們走了多遠？」2019 年的畢業歌，我走指南路送給畢業生的禮物就是同名的畢業歌。我走指南路的團員中，有三個算是應屆畢業生，所以算是留個紀念。從政大走出來的畢業生們，聽到這首歌，會一邊繼續向前走，一邊想起在指南路上的那些一如往常吧？「雖然創作共鳴是畢業歌的成功標準與否，但創作的時候是滿開心的，不論共鳴程度的話。」我走指南路主唱想留給學弟妹的一如往常，大概就是這種不強求成就與名聲，享受大學生活的精神吧。◀





聆聽，來自海地的悅聲 ——Tooly 學長專訪

撰稿／賴柏君、關韻琦 攝影／蔡伯辰

Tooly 學長來自台灣邦交國，海地。初入台灣時，學長對於中文、對於亞洲文化，所識甚淺。隨著時光融入台灣生活，學長逐漸以動人的歌聲，打開台灣人對他的認識，用音樂在台灣寫下了絢爛的篇章。

訪問當天，是我們與 Tooly 學長首次見面，學長非常親切健談。我們從學長的家鄉、聊到兩地的文化差異，從學習聊到演藝職

涯，也自學長的分享中，一窺我們日常所無可及的演藝世界。

高三畢業後，學長離鄉背井來到台灣，面對語言障礙的克服、氣候的適應以及台灣美食地圖的探勘，逐漸寫下他與台灣的故事。我們循著學長的回憶，一同回顧了學長留學之初獨立探索的步履……。

請問學長是如何認識台灣的？當初選擇來台灣唸書的契機為何？

初次認識台灣，是在海地的電視上，當時節目正介紹台北 101 如何清洗外牆，展開我對台灣一詞的第一印象。

以前，我對於亞洲國家的想像，絕大部分是源自成龍、李小龍的武打電影！小時候的我非常愛看他們的作品，也因而影響了我對於台灣的想像。我一直以為台灣人都會武術，甚至想像能在公園看見小朋友們聚在一起學習武術。直到我真正來到台灣，才打破我的既定印象。

升學時期，是什麼契機帶領你來到台灣？

其實，出國原先並不在我的計劃之內。直到高二時，因緣際會參與台灣留學的分享講座。經由返國學長介紹台灣當地的生活以及獎學金制度，讓我首度萌生離鄉求學的念頭。當時的我沒有任何中文基礎、也沒有特定計劃，惟憑藉著爭氣的申請成績與學長動人的經驗談，就此搭起我與台灣的連結。

請問學長為什麼選擇外交系？外交系的生活中，是否有讓你難忘的人事物呢？

如同台灣高中的分組模式，海地的高中也有三個主修，數學、物理化學及人文哲學，我主修人文類組。我認為外交系所學廣泛，給予我們政治、經濟、國際關係之通才教育，未來發展方向較不受限。當時想像就

讀外交系可以悠遊於世界各地辦公，現在更了解到，即便不擔任外交官，未來工作也可以有無限選擇。

而今我的大學生涯進入尾聲，四年當中最令我難忘的課程是「外交英文」。相比其他課程，這堂課的互動性很高，是我比較習慣的學習模式。老師用實際的情境設定方式，帶入國與國的互動並結合課堂理論，讓我們學習實務結合，也更貼近外交工作人員的職務內容。

在台灣的生活，是否跟原先想像有所出入又或體驗文化的相異？是否曾遭遇過瓶頸，最後如何克服呢？

初來乍到台灣這片土地，我抱持著「初入異地，更要學習當地文化、入境隨俗」的心態，以開放的胸襟認識台灣的不同與獨特，因此即便有所挫折，我也能泰然處之。加上當時有十幾位海地人一同來台，也讓我免於留學生隻身在外的孤寂與恐懼。

不過台灣與海地在生活、文化等層面，都必然存在許多差異。

剛來台時，我曾在中央大學就讀一年的語言學校。由於海地常用語言為海地文、法文，因此中、英文都是來台後才開始學習，這樣的語言隔閡的確增添了生活難度。

另外，兩地的飲食特色也大為不同。海地家庭極少有外食習慣，取材也都屬新鮮、原味，通常偏愛水煮、香料的健康料理方

法。台灣則否，外食的選擇非常豐富，舉凡雞排、蔥爆牛肉飯、肯德基蛋塔等美食都深得我心。政大附近而言，烤場的雞排、以往沐白的黑糖珍珠鮮奶都是我的最愛！

以外國人的身份而言，有沒有令你難以忘懷的用餐經驗？

來台灣進入第五年，我有信心自稱「台味十足」！但來台首年的除夕圍爐，的確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當年我受邀與同學的家庭共度農曆新年，圍爐桌上的「全雞雞湯」，對於當時初來乍到的我，真的可謂眼界大開！在那一頓年夜飯桌上，我感覺湯鍋內的雞頭目不轉睛的盯著我看，還有雞爪的腳掌、腳趾到指甲也都一覽無遺。我為表禮貌勉強下嚥，但這樣的全雞料理初體驗，真的讓我永生難忘！

演藝圈一詞，對於圈外的我們而言，似近而遠。欣賞光鮮亮麗演出的同時，我們是否好奇背後的運作？又是否輕忽幕後的辛勤？透過學長的經驗談，讓我們一同窺探演藝世界的一隅……。

平時在政大的校園活動、外交系的酒舞會等場合都曾見學長演唱的身影。請問學長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玩音樂？從小就懷抱歌手夢嗎？

踏入演藝圈的旅程，完完全全是出乎意料之外。我從小喜歡唱歌、也長期參加教會合唱團，但從不曾夢想成為歌手。而第一次

參與歌唱比賽，是在高三畢業之際受同學鼓勵參賽，沒想到竟拿下了第一名的成績，更藉此機會被推派到其他國家演出，讓我領略到歌唱為人生經驗的增色，因而開始考慮這條道路。來台後，語言學校的老師推薦我參加中央廣播電台的台語歌唱比賽，我也幸運地拿到第三名，自此才真正開始與台灣演藝圈產生連結，接洽不同的工作邀約。

除了唱歌以外，學長有嘗試過其它的音樂表現方式嗎？

有的，我最近發展了創作的初體驗！某天凌晨，一段影片深刻的打入心弦，當下創作的靈感泉湧而出，我立馬以手機錄下旋律，並在事後加入和聲、節拍等元素，我的第一個創作便如是誕生。以往有些人會跟我分享他們的創作，希望我為此翻唱，不過獨自創作又是另一種獨一無二的體驗！

音樂對您而言代表著什麼樣的意義？

對現在的我而言，音樂已經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覺得音樂可以陪伴你度過任何情緒與感受，它可以幫你說出你不敢說、說不出來的話語，也有釋放心靈的功能。西洋歌手 Dua Lipa，對我而言就有這種效果。

學長曾經在台灣當紅的綜藝大熱門、超級紅人榜，甚至金鐘獎舞台留下令人驚嘆的完美演出。在這些經歷中，是否可分享印象最深刻的表演經驗？

最令我永生難忘的表演經驗，絕對是與歌手詹雅雯的合作！詹雅雯老師是我參與超級紅人榜時的評審，由於老師對於我詮釋台語歌的肯定，因而榮幸受邀擔任老師的演唱會來賓。

受惠於老師的演唱會，我竟然站上「台北小巨蛋、高雄巨蛋」等歌手們夢寐以求的舞台。從後台搭乘升降機出現在舞台的瞬間，眼前漆黑的觀眾席，由歌迷手中的螢光棒刻畫成浪漫而壯觀的燈海，伴隨著歌聲的流動，是不停歇的歡呼與掌聲。「This is really the best feeling ever!」這樣子一萬多人的震撼，真的太令人驚艷！就在那刻，讓我確信我對這份工作的熱愛！

站上三金獎的舞台是台灣歌手的夢想之一，請問學長是如何得到金鐘獎的演唱機會？請跟我們分享參與金鐘獎的故事。

金鐘獎的表演，是我當時參與過最盛大的演出場合。很榮幸能夠在金鐘獎的舞台演唱客語歌曲，與藝人黃子佼、二分之一強出身的外國朋友杜力與阿龍同台表演。

不同於演唱會的輕鬆氛圍，金鐘獎相對莊嚴正經，有許多必須遵守的規矩與原則，事前從選曲、練習、錄音到無數次的彩排，主辦單位亦從不馬虎。當晚看見眾多藝人

盛裝出席，心裏清楚知道這個表演不容失誤，而參與金鐘獎演出的感覺，就像是「You know you are part of something important」，同時更珍惜藉由這個機會讓藝人朋友看見外國人的表演。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外國人在台灣演藝圈發展。以學長的過往經歷而言，您認為外國人身份是否帶來任何利弊？是否曾遇挫折，最終如何克服？

近幾年來，台灣其實有一群外國藝人已經形成固定聲量，因此現今外國人的角色也未必特別吃香。反之，無論是台灣人或外國人，你都必須非常亮眼，才能在這個產業生存。

若單獨以外國人角色而言，我認為有三個發展要素。其一，你的才華。在競爭激烈、步調飛快的娛樂產業，你必須閃耀你的光輝，才有機會在萬千觀眾中抓住他們的目光。其二，你的國籍。現實層面無可忽視，西洋強權文化透過飲食、商業活動，擴大對於台灣社會的影響。因此，台灣人民對於西洋文化較為憧憬與好奇，節目、影視作品內容也須迎合觀眾喜好進行規劃。其三，與台灣觀眾的默契。各國的文化民情不盡相同，外國人在台發展也必須尋求與觀眾互動的默契，才能深得喜愛。

在目前的演藝工作中，學長是否曾遇挫折，最終如何克服？

在台發展順遂的非西洋人口為相對少數，因此才華對我而言更是我的價值所在。無論是面臨挫折、或是日常工作，我認為「積極主動」非常重要。面對工作場合認識的經紀公司、樂手、藝人前輩，積極表現自我、爭取機會、累積人脈，種種經歷都可能成為未來人生的有利推手。

在許多圈外人眼中，演藝圈是個光鮮亮麗的產業。在學長眼中，認為演藝圈是一份怎樣的工作？是否與外界眼光有所不同？使你願意留下或離開的優缺點為何？

無異於其他產業，每個工作都有其利弊之處，演藝圈也不例外。以各種作品、表演而言，觀眾們看到的都是完美成品，卻可能看輕了幕後工作的辛勞。

決定你是否願意繼續奉獻給工作的原因，不外乎熱情與專業，「你喜歡，就會繼續做！」對我而言，個人經驗非常重要。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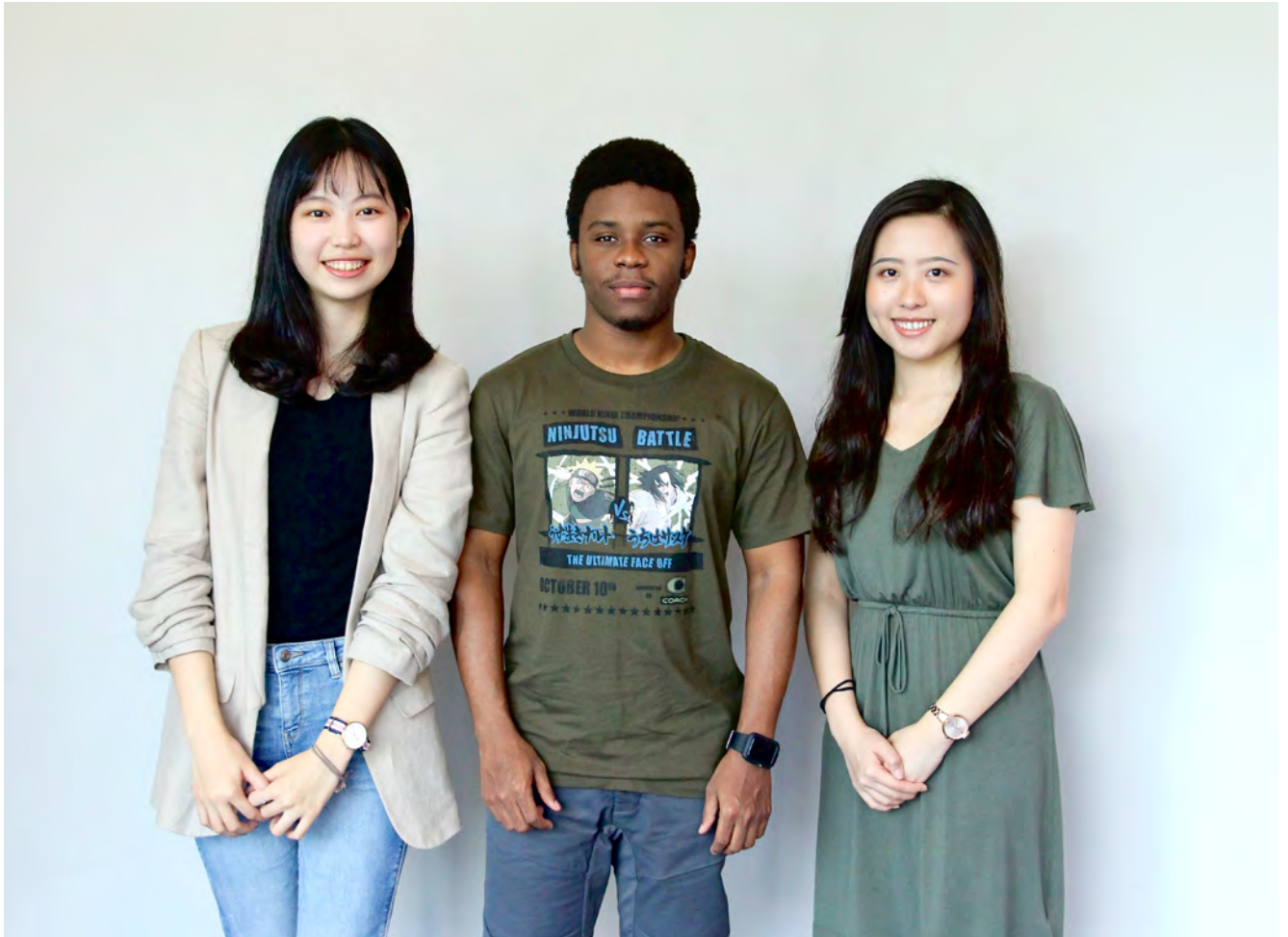
喜歡唱歌、我認同唱歌是我的熱情所在，即便練習艱澀的台語、客語我也不厭其煩。站上雙巨蛋、金鐘獎舞台，更讓我嚮往表演的成就。表演對我而言是雙向互動的體驗，你帶給公眾你所熱愛的音樂，而他們因你的音樂而有所回應，這樣的感受對於表演者而言是很棒的體驗。我喜歡，所以，我要繼續做！

請學長分享對自己未來的期許與規劃，以及給予學弟妹的生涯建議。

讓你的才華與熱情成為工作，將能創造很棒的人生體驗。當你有特殊的才華，也想以才華為業，演藝圈會是個很好的選擇。即便不在娛樂產業，當你以熱情維生，享受當下、樂於工作，你便不會時刻備感壓力。反之，你可以放膽作夢。並且，敢作夢就要作最高、最大的夢想。以我歌手的身份而言，要作夢就要把夢想放在葛萊美獎。雖然夢想未必成真，但你的夢越大限制越少，「So come on, let 's dream big!」。¶

給外交系九十週年的一句話

我非常感謝政大以及外交系給予我的優良教育，我在這四年中遇到非常多優秀的同學，也享受頂尖大學的教育資源。期待學校能繼續保持更精進對於外籍學生的包容與幫助，成為外籍學生融入異地的溫暖後援。



系友小檔案

姓名／ El Tooly Burocher 畢諾煦

出生／ 1996 年 6 月 24 日

現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大四學生

學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經歷／超級紅人榜 | 演唱台語歌是極具挑戰的經驗，但也因此為我開啟許多機緣

詹雅雯演唱會嘉賓 | 由於超級紅人榜的表現，讓我獲得站上大舞台的瘋狂經驗



包種茶

撰文者／張維容

從小到大參與舉辦了無數個活動，儘管活動經驗豐富，但這是我第一次擔任總召的角色，要為所有環節負起最後的責任，依舊十分惶恐。非常幸運的，能力極強的好友翁子桓答應當活動副召，因為有子桓這樣完美的搭檔，以及熱心挺身而出接下組頭任務的大二們，還有多才多藝的大一學弟妹，十一月十六日的這一頁篇章才會如此絢麗精彩。

包種茶節是政大準備給高中生們的一趟科系探索之旅，我們希望不只能夠提供豐富的資訊，更能夠將積極活潑、熱情洋溢的外交精神，傳播給對生涯徬徨無措的高中生們。而今年適逢外交系九十週年系慶，因此我們決定在博覽會上「大開派對」，

以精緻的國際派對裝飾，佐以歡樂的「酒水」宴請來自各地的學生與家長，以餐酒派對之禮賓樣貌，詮釋盛大的包種茶節與樹人無數的外交系。因配合九十週年系慶，不同於往年的發想，今年各組的工作量增加了許多，尤其攤位組、新設立的宣傳組要準備的事項更是龐雜，真的非常感激大二組頭們的配合以及大一學弟妹的才華。

包種茶節那天豔陽高照，攤位上一張張青春的臉龐滴著汗水、聲嘶力竭，但卻滿溢著開心熱情的笑容，成了我大學生涯中非常美麗動人的一幅畫。希望這幅畫也能留存在所有參與包種茶節的工作人員的腦海中，在遠道而來的高中生學弟妹心目中。◀

THE ROARING 20' S

外交酒舞會

撰文者／田禎

今天並不是一個公司裡面上對下的關係，擔任組頭的同儕都是透過他們每個人所擅長的方式，懷抱著欲呈現予賓客最好的，至少是我們心中所期待的酒舞會的樣子。

俗話說不會做事至少要會做人，當你讓別人感受到的態度是令他喜悅且備受尊重的，做事的過程不免有些摩擦時，也較好解決。今年十二月的外交酒舞會，雖是站在輔助下屆大二負責人的角色，但全體工作人員不管是大二還是大三，皆期望透過酒舞會對外傳達外交系的理念與價值。外交酒舞會可說是政大外交系最具指標性的一項活動，一直作為國內唯一模擬正式外交場合的歷史悠久之舞會，以其光輝的歷

史、服膺於外交專業的優雅，而成為外交系學子大學生活中難以忘懷的美好回憶。今年原為本系酒舞會傳承之第三十九載，但由於疫情爆發關係，與會眾多的外交酒舞會很可惜的被迫取消，原要配合系慶九十週年，預計將舉辦得十分大型的想像也隨之破滅，身為負責人的我實在感到非常惋惜。儘管於酒舞會前兩個月決議取消，但酒舞會工作人員的確已經歷了一小段的前置作業，尤其是行政組、公關組及美宣組這些前置作業龐大的組別們，場地、合作廠商、舞會形象概念等，都已經有一定進度了，雖然不能說是白忙一場，但過程中都有很多可從中學習的經驗。◀





外交宿營

撰文者／胡雅森

宿營，一開始想像會是青春永不逝去的一頁篇章，想像著這一屆的宿營能夠多麼盛大、多麼有趣，並且帶給大家無限的美好回憶，這是在宿營下筆的始頁。

抱著這樣的心情釋出了宿營的招工表單，表單一出，看著許多人的名字一一浮現在筆電螢幕上，我心中不禁感到十分慶幸，慶幸會有這麼多人願意幫助我舉辦這一屆的宿營。

大家犧牲自己的課餘時間，投入在宿營的工作裡。隊輔們約隊輔舞的練習，隊輔長帶領隊輔們；活動組為了活動的內容而絞盡腦汁、總務組細心地記錄下每一筆帳務、生活組積極地找出食衣住行上的最佳方案、美宣組替宿營的一切增添了一道道華彩、攝影組永不倦怠地記錄下宿營的每一道笑容、設備組不辭風雨地在場地四處奔波。因為這些人，所以宿營有著許多難忘的扉頁。

然而令人津津樂道的篇章也有低谷的一頁，隨著宿營日近，焦慮感也油然而生，突如其來的不確定與各種突發狀況，也幾近令我夜不成寐。對於宿營的焦躁不安，害怕宿營無法與想像一般完美，種種都令我像是熱鍋上的螞蟻，不知所措。

但即便產生種種不愉快的烏雲，宿營當天總是有人能夠撥去一片片的烏雲。這人並非是我，而是每個參加宿營的工人們，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發揮 120% 的效率，一人一筆，將天空漆成蔚藍。同時也因為學弟妹們的參與，讓整片天空綻放了一道彩虹，讓宿營成為真正難忘的回憶。

最後，我總在心中問著自己，這次的宿營是一篇值得一讀再讀的故事嗎？我想，所有人一起畫下的句點，就如我在始頁中所刻下的，如出一轍。◀

文化盃 53 外交系不散

撰文者／林玟芯

一直以來，文化盃都是政大不可或缺的傳統。各系藉著合唱互相切磋、砥礪、交流，也藉由文化盃展現出各系獨特的特質。這次第 53 屆的文化盃也在大家歡快的歌聲中圓滿結束。系上的大家在經歷了 2 個多月的練習，不只默契、歌唱技巧有一定的進步，感情也加深了不少。台上聚光燈照下來，台下聲響起的那刻，所有的練習，所有的辛苦所有付出的時間，都有了一定的回報。比賽中，外交系延續了上屆的榮譽，獲得第五名的佳績以及最佳人氣獎，指揮也獲得了最佳指揮獎的殊榮。今年的自選曲「The lion sleeps tonight」不只透過

和諧的合音展現出外交系的團結，也藉著歌曲最初及最後的各種動物叫聲表現出外交系活潑、多元的特性。

相信這次文化盃的經驗一定可以成為大家心中一個難忘且溫暖的回憶，也希望參與的各位能透過文化盃得到滿滿的收穫。

這次比賽成就絕對不是只靠單一方達成，過程中除了有系上同學們的積極參與，大家一起團結以及努力外，還有系主任及許多師長對我們提供的照顧、校外老師資源以及關心。¶





系女籃

撰文者／闕韻琦

時間飛快，擔任系女籃隊長的日子就要結束了！這一年來，謝謝系女籃姊姊妹妹們包容我這個球技不怎麼樣的隊長，也謝謝你們願意為女籃付出心力和時間。我仍記得每一次比賽，大家在球場上努力拼搏，即使落後也絕不放棄，一定會撐到最後一刻；也記得每一次大家打完球後一起收操、聊天、大笑。

雖然我們不是最強的系女籃，但我們是最快樂的系女籃。從接下隊長到現在，每一次練球都只純粹的希望大家能夠開心，享

受在球場揮灑汗水的時光，珍惜與隊友們的點點滴滴，讓這份快樂和單純在系女籃延續下去。

最後，要特別感謝暉勳姐、品葦、康康，你們幫了我很多；也謝謝我的副隊長 Rita、昕宜，替我分擔大小事，謝謝妹妹們，從你們身上我也學到了很多，女籃接下來就交棒給你們了。

下學期，我們球場再見！ ◀



系男籃

撰文者／胡雅森

對於外交系籃，我的期許是一建立一個如家庭一般的團隊打造一支常勝軍可能是許多系隊所劍指的目標，是的，我們也不例外，誰不期一嘗勝利甜美的滋味？但在那之前，我所期待的，是建立屬於這個團隊的歸屬感。從當上隊長開始，也快要經歷一次的四季更迭，在這期間，無數次的練球也培養出屬於系籃的感情。在系籃的環境裡，我們沒有嚴肅的學長要求學弟做牛做馬，也沒有彼此之間的嫌隙。我們是為共同目標而齊心奮鬥的戰友，我們是為了勝利而向前邁步的團隊。於是在家庭之後，我希望這個團隊，能夠成為一隻鳳凰。鳳凰象徵浴火重生，谷底振翼，在逆境中愈

發茁壯，在強風中奮起而立，其最後飛向的藍天，是一切的努力所標示的歸所。

雖我們如今並非一支常勝軍，並非一支勁旅，但我們求勝心如一，對於勝利的渴求，是我們全隊上下所不變的心態。而我相信，這股求勝的意志能夠帶領我們登向山巔，振臂高呼。但與此同樣重要的是，在過程中一起奮鬥的快樂、揮灑汗水所培養出的友情，那是比勝利更無可取代、更長存於心的回憶。這是我對系籃的期望，也是對自身的要求。而我相信，系籃正在正確的道路，穩步前行。◀

系羽

撰文者／鄭昕宜

大二接任系羽隊長後，決定承襲著系羽一貫的風格——大家開心打羽球。參加系羽是一個跨屆交流的好機會，我們的成員包含大一的學弟妹到碩士的學長姊，不同屆的人們都會把握練球時間來動一動，當作平時的休閒。

招生初期在大家的共識下，這學年以較彈性的路線經營球隊，想參加比賽的人可以報名比賽，其餘時間以運動休閒及自主練習為主，希望這樣的方式使大家沒有壓力的練習、彈性的運用時間。

在系羽，不管程度如何都可以找到合適的夥伴一起打球，可以當作輕鬆的運動，也可以進行刺激的比賽。在場下休息、聊天

的時候是彼此情感交流的好時機，甚至有同學還會瞄準系羽練球的時間來找飯友、揪團吃飯，在羽球場上揮汗後的晚餐吃起來必是加倍美味吧！

當系羽隊長的這一年受到許多學長及同學的幫助，感謝學長們幫忙教球也陪伴練習，夥伴們幫忙借還球具。

下學期的中後期由於疫情的影響，體育館不開放所以系羽被迫取消練習，大夥兒暫時不能一起打球十分可惜。但相信大家對於羽球的熱愛並未消退，只要體育館一開放大家一定又會衝進去一起打球，一起揪吃晚餐！





系棒

撰文者／顏辰翰

一群對棒球懷抱著滿腔熱血的學生們組成了這支棒球隊。星期四的早晨即使天色未明，所有人都能夠毅然決然地按掉鬧鐘，迅速換上自己最喜愛的棒球服，朝著球場走去，準備投身自己最熱愛的運動。許多人加入系棒都是從零開始的新手，我也不例外。雖然以前偶爾會打打球，但並不是真正像系隊進行如此高強度的練習與比賽，因此大一剛加入時對棒球依舊十分生疏，練習也常常漏球。但經過反覆的練習以及學長們耐心的教導下，我接球的手感越來越好，漏球的次數也越來越少，剛加入隊時對迎面而來的球的那種恐懼感也消失了。

由於今年許多學長都畢業了，這屆的系棒成員可以說是大換血，許多學弟們都是首次先發，我也包含在內。回想起今年第一

次上場守備的緊張感，仍然是感到十分興奮。由於那場比賽的投手就是校隊的王牌投手，站上打擊區時真的是緊張到腦袋一片空白，雖然最後我們並沒有贏得那場比賽，但那場比賽對每個人來說都印象深刻，也學習到了許多平常練習學不到的經驗。

除了在場上為隊上奮戰之外，系棒還有許多其他吸引人之處！比賽時除了場上打擊的球員之外，場下的隊員們也一刻都不得閒，大家都忙著幫每個上場打擊的球員唱應援曲，我想這也是系棒一個很有趣的傳統吧，場邊不時傳來一些”學長”的叫聲，這也是系棒人才會懂得回憶。每次比完賽的檢討、練習完後大家一起吃飯一起聊天，一起開懷大笑，點點滴滴一定都深植每個人的心中。相信幾年之後回想起系棒這個大家庭時，嘴角必定會揚起一抹微笑。◀

系女排

撰文者／尹姿淇

排球，對你來說是什麼？

對一般人而言，它或許是一種很常摔在（很）地（痛）上、很容易受傷的運動。然而，對我們而言，它有著令人著迷的魔力。

是什麼樣的魔力讓大家甘願縱地一撲也要拚死拚活地把球在三球內送網？是什麼樣的魔力讓大家無畏風雨的去占場、自主練習，只希望球技能更加進？

不過，我想排球最大的魔力，莫過於將每一屆喜愛排球的我們聚集在一起，讓彼此成為場上最好的夥伴。因為每一個喜愛

排球的妳，系女排才能持續成長茁壯；在一起練球、聊（遇）天（到）吃（瘋）飯（子）的過程之中，女排逐漸成為一個大家庭，是大學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我而言，從大一到現在即將邁入大四，女排帶給我的歸屬感、支持和鼓勵不可言喻，只能覺得慶幸自己當初有加女排、慶幸自己堅持到了現在。

謝謝排球讓我們的生命有了美好的交集。◀





系男排

撰文者／陳毅

這一年來系男排可說是經歷了不少風風雨雨。我們都很希望能延續去年連續拿盃的氣勢再創高峰，全隊上下都充滿了想要舉起冠軍盃的渴望，但是許多球場下的事件接連出現，出席率、人員變動甚至是球員受傷等等問題如滾雪球般壓垮了球隊的士氣，也影響我們練球的表現。這之中也有很多問題是來自於我對球隊管理方式的不當，也要在這裡跟大家道個歉，我也學到了很多，希望在接下來的日子裡球隊能逐漸修正過去的錯誤，往正確的道路前行。

如何在一個沒有比賽的環境中保持對贏球的渴望？這是我一年來不斷學習的課題。這一年來很不幸的有比賽出問題流掉、後來疫情的影響使我們一整年來只打了一場比賽，一方面可惜先發陣容少了好幾場球

打、另一方面也可惜學弟們沒機會體驗到比賽場上全身充滿腎上腺素、熱血沸騰的感覺。贏球時明明早已雙腿無力還是忍不住興奮地跳起來的喜悅、輸球時不禁流下懊悔的淚水都是排球生活中的很重要的一部份。只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能跟大家一起寫下更多美好回憶。

最後，套句明德學長的名言，「獻給最瘋狂的青春，獻給最摯愛的你們，獻給曾一同參與回憶的每一個你。你們是和煦的朝陽，豐富了我的時光；你們是溫暖的冬陽，照亮了外交男排。」我當然是講不出這麼肉麻的話，但是這句話卻是字字屬實，無論是跟我配了三年的攻擊手們，還是從墊球都不會到現在獨當一面的學弟們，謝謝你們為我平淡無奇的大學生活注入了生命，讓我這個一次酒舞會都沒去過，卻幾乎不會缺席練球打 PLAY 的魯蛇找到生活的重心。◀

系辯

撰文者／陳禹桐

高中的時候即是辯論社社員，一路走來三年，對於辯論自然是感觸甚多，所以在得知外交系有系辯隊時我是十分高興的，也因此二話不說加入系辯隊。對我而言系辯隊是一個極其特殊的存在，絕大多數的成員在加入之前沒有相關經驗，大家從認識辯論、瞭解規則到抓住訣竅、攻防綿綿，從不知所措、支支吾吾到從容上場、侃侃而談，大家在短期內的進步是顯而易見的。

文化盃可以說是系辯隊的初挑戰，面對比賽經驗豐富的對手，我們不曾怯戰。學長姐們一直以來都是我們的定心丸，陪我們練習至深夜，教我們如何在場上應付得宜，在我們士氣低落的時候給予鼓勵，平時和我們一起嬉笑怒罵，在練習時卻也不失嚴厲。十分感謝他們的陪伴與教導，若是沒有他們的存在，我們無法撐過漫漫賽期。

孫子兵法盃是系辯隊的另一個挑戰，迎面而來的新賽制讓所有人膽顫心驚，我們再一次從頭學起，像正在學步的嬰兒一點一點練習，還好學長姐們依舊陪伴在我們身旁，帶著我們閱讀資料，講解孫子兵法，甚至陪我們進行實戰演練，犧牲假日與睡眠為的就是成就我們。

辯論比賽準備過程的辛苦往往只有當事人可以體會，夜以繼日是辯論隊的真實寫照。賽期綜院九樓研究室的燈幾乎可說從未熄過，我們一起從星光璀璨看到朝陽初升，即使疲憊不堪卻依舊堅持到底。很多時候

總覺得我們應該滿懷感謝，感謝學長姐不眠不休的陪伴，感謝隊友的包容，以及感謝自己願意在這條路上堅持下去。

從學弟妹到成為學長姊的過程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快速，看著學弟妹的熱血與活力彷彿看到一年前的我們。一樣的笑鬧聲、一樣的學習歷程，經過一年多來在辯論隊的磨練，以及在辯論圈內的體察，我們在準備的過程中加入新的方法，希望讓學弟妹們更容易的匯集資料、凝聚共識，看著他們慢慢成長對我們而言也是另一種收穫。

系辯隊是一項傳統，也是一個中心，聚集了一群對辯論懷有熱情、對學弟妹懷有關愛的人們。無論是一屆一屆的傳承，又或是跨屆的關心，都讓我們的情感更加深厚，即使總有一天我們會離開，但也總會有新的學弟妹加入，而我們都曾在這個地方留下自己的足跡、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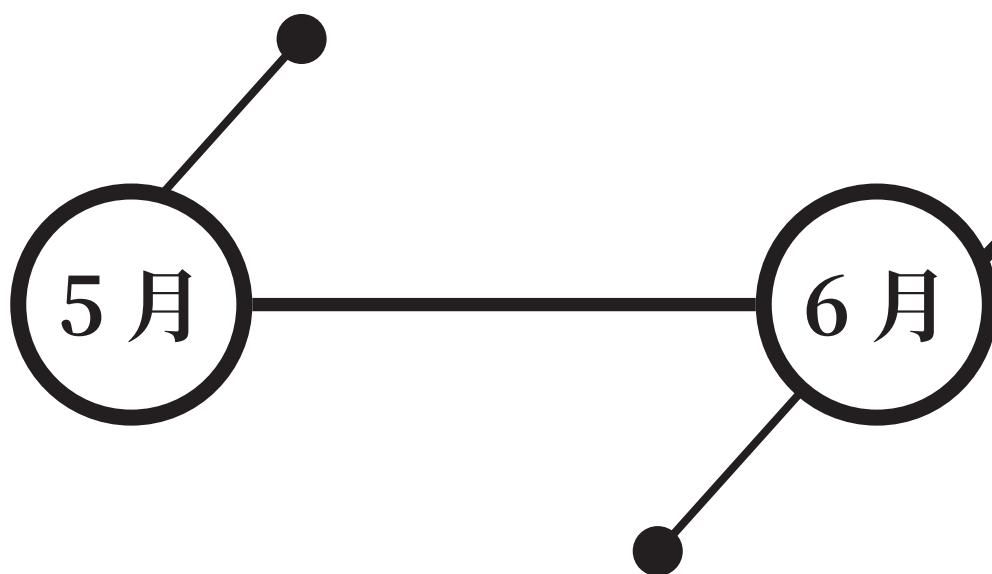


一二三，外交嘿！



大事記

- 2019-05-01 「安導愛講古，帶你遊台灣」國際溝通及全球趨勢專題課程講座
- 2019-05-08 「道南橋畔閒話科技發展與管窺未來」國際溝通及全球趨勢專題課程講座
- 2019-05-08 本學期 (107-2) 最後一場「國關論壇」順利落幕 探討外交官與國際法的密切關係
- 2019-05-16 外交系邀請關鍵評論網製作人李漢威先生談《看國際新聞，先確定沒寫錯嗎?》
- 2019-05-15 「國際企業合作」國際溝通及全球趨勢專題課程講座
- 2019-05-16 外交系邀請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司長談「國際連結・莫忘初心」
- 2019-05-22 「淺談國際趨勢－溝通實踐與社會設計」國際溝通及全球趨勢專題課程講座
- 2019-05-26 國際事務學院運動會
- 2019-05-29 「創新英雄圓夢機－創業即生活」國際溝通及全球趨勢專題課程講座



- 2019-06-05 「文化外交－故宮英語導覽志工經驗談」國際溝通及全球趨勢專題課程講座
- 2019-06-12 「我們與錢的距離」國際溝通及全球趨勢專題課程講座
- 2019-06-12 美國在台協會前理事主席卜睿哲發表台美關係演說
- 2019-06-17 外交系系學會期末系胞大會
- 2019-06-19 「從小記者到國際範兒－我與媒體的愛恨情仇」國際溝通及全球趨勢專題課程講座

7 月

2019-07-15 ~ 2019-07-19

2019 年全國高中生國際事務研習營

2019-09-12 ~ 2019-09-13

第十屆海峽兩岸（濱州）孫子兵法青年學生友誼辯論賽

8 月

9 月

2019-09-04 外交系系學會大一總迎新暨新生訓練

2019-09-18 「Free to Choose，自由的選擇」

國際移動與全球事務專題課程講座

2019-09-23 外交系系學會期初系胞大會

2019-09-25 「認真工作，用心生活」

國際移動與全球事務專題課程講座

10 月

2019-10-02 「從《ProPublica》到《報導者》—美台民間公共媒體的實踐之路」
國際移動與全球事務專題課程講座

2019-10-04-06 外交系系學會宿營活動

2019-10-09 「由達芙妮的發展過程討論傳承與接班」 國際移動與全球事務專題課程講座

2019-10-16 「我的創業經驗」 國際移動與全球事務專題課程講座

2019-10-18 本學期第一場「國關論壇」精彩開講 國際安全中避險策略的理論與實證研究

2019-10-19 外交系邀請現任東森財經台主播劉涵竹談「做自己的主播 cue 出夢想」

2019-10-23 「影響未來的微趨勢」 國際移動與全球事務專題課程講座

2019-10-30 「從負數開始」 國際移動與全球事務專題課程講座

2020

12 月

1 月

2 月

- 2019-12-04 外交系邀請莫北協駐臺代表處代表白樂賢蒞校演講
- 2019-12-07 第五十三屆文化盃合唱比賽
- 2019-12-11 《選總統為何只問 WHO、為何不問 WHY？CSI-VOTE 職能投票系統》
國際移動與全球事務專題課程講座
- 2019-12-18 《外交戰場 - 誰會願意為你伸出援手？》
國際移動與全球事務專題課程講座
- 2019-12-18 國關論壇精彩落幕「一水相牽愁更仇？」探討水資源爭議
- 2019-12-23 外交系系學會期末系胞大會
- 2019-12-25 《台灣軌道經濟與觀光》國際移動與全球事務專題課程講座
- 2019-12-26 外交系大一大二聖誕聯合晚會
- 2019-12-30 外交系邀請外交部北美司姚金祥司長蒞校演講
—《臺灣關係法立法 40 周年—深化臺美關係》

11 月

- 2019-11-02 國際關係學門百周年紀念活動：專題演講及圓桌論壇暨第十三屆國際關係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 2019-11-13 《「瓊漿玉露」- 關於酒的入門課》國際移動與全球事務專題課程講座
- 2019-11-16 政大包種茶節
- 2019-11-19 【聯合導師活動】我國醫衛外交的新藍海—南亞與南非經驗談
- 2019-11-20 《海洋台灣夢—我們要什麼樣的國家與人才？》
國際移動與全球事務專題課程講座
- 2019-11-22 國關論壇第二場「海洋政策與海洋法之發展」盛大展開
- 2019-11-28 外交系「科技與國際關係」課堂赴台視參訪，結合理論與實務經驗
- 2019-11-28 外交系邀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局長蒞校演講—「中華民國外交 - 駐外經驗分享」

2020-03-09 外交系系學會期初系胞大會

2020-03-11 《一個小職員的求生記 - 跨國管理的台灣經驗》 國際移動與全球事務專題課程講座

2020-03-20 《球不是圓的》 國際移動與全球事務專題課程講座

2020-03-25 《遊走經貿三十年》 國際移動與全球事務專題課程講座

2020-03-12 本學期 (108-2) 第一場「國關論壇」隆重開場一揭恐怖份子神秘面紗

3 月

2020-06-03 「職場新鮮人，你準備好了？ -2020 年就業市場
趨勢履歷、自傳、面談及職涯心得分享」
國際移動與全球事務專題課程講座

2020-06-10 「Smart Taipei-Government as a Platform,
City as a Living Lab」 國際移動與全球事務專題課程講座

2020-06-10 第三場國關論壇「探悉俄羅斯東向政策」

2020-06-20 外交系撥穗典禮

6 月

2020-04-01 「打造國際幸福城市」
國際移動與全球事務專題課程講座

2020-04-08 「外交尖兵－國際展覽面面觀」
國際移動與全球事務專題課程講座

2020-04-15 「現在，您懂小提琴和古典樂了」
國際移動與全球事務專題課程講座

2020-04-19 第二場國關論壇
「全球治理的道德缺憾：以我國的國際參與為例」

2020-04-20 「從「新媒體」到「政治漫畫」
傳媒在台灣外交上扮演的角色」
國際移動與全球事務專題課程講座

4 月

5 月

2020-05-05 外交系邀請德國在台協會處長 Dr. Thomas Prinz 蒞校演講

2020-05-06 「新冠之後，兩岸有無未來？」 國際移動與全球事務專題課程講座

2020-05-13 「從民族問題談外交關係」 國際移動與全球事務專題課程講座

DIP JOURNAL 誌喜

主編

張維容、翁子桓、劉炫驛

採訪暨執行編輯

賴柏君、蔡佩璇、闕韻琦

蔡閔丞、黎幸華、鄭治綺

蘇榕凱、王天雨、蘇劭昀

蔡介筠、楊明、林立恩、陳禹豪

特約撰稿

尹姿淇、陳毅、闕韻琦

胡雅森、顏辰翰、鄭昕宜

陳禹桐、林玟芯、田禎

特別感謝

怡萱助教指導勘誤

蔡伯辰技術指導

107 系學會文宣股內容指導

外交系學會監督

